



在深

浴巾

MIG
J246.7
576

創作叢書
在 沒 落 中
王 任 叔 著

上 海
樂 華 圖 書 公 司
1 9 3 0



目 次

第一輯

一 這樣的一個晚上

二 一個陌生的人

三 遺恨

四 三封信

第二輯

五 我想起了自殺

六 酒裏底生命

七 給夢蕙

八 擬牧歌

這樣的一個晚上

我竟從被列爲被壓迫民族的故國來到這素以帝國主義自傲的日本來了。我自己也不知其所以然，此來，終久是爲了什麼。要是說，爲的來找光明，或是看黑暗；那也似乎把自己看得太重了。要是說並沒有什麼目的，似乎也不是這麼一回事。然而，我終於來了。於今，也已經過了二個月了。

“日本給我些什麼”印象呢？我常常這樣自問。雖然在這樣短短的時間中，發這個疑問，不免有點不自量力的誇大。但是，我對於在這二月裏，竟

毫沒有一點異國底情調的獲得這件事，却始終懷着不可解決的疑竇。“人間原是我底故鄉呵”。我有時儘可這樣解慰。但“日本終久是我們底故鄉一樣的嗎？”却又使我不無茫然。

因是，我常常想起了這樣的一個晚上。

在這樣的一個晚上。還是我到日本後的第三天。在一間六鋪席的‘貸間’（Kashimer）裏，蒲團上坐着三個異國的流放者，其中一個便是我自己。

“日本終究是個落後的國家。”傲慢的 K 君老吏斷獄般的在我們討論日本終究是個怎樣的國度時這樣堅決地說。

屋外底風聲不斷地掠過屋頂，搖震着窗門。我在這個狀態下，驚奇地聽着 K 君底話。

“這是怎麼說起的呢？”我終於從沉默中發聲問了。

“根據日本的風俗民情，我是這樣的說。”K 君似乎有許多話說，欲揚故抑般的停頓了一下。已經

來日有二年了的H君靜了下來，待着K君底後語。

“你們以為日本有兵艦，有武力，有科學的環境，就可說日本是上前的國家了。其實這都是殘忍的綺語。我知道中國儘也有許多學者之類的東西。正在做這樣夢，說這樣的殘忍的綺語。我們先就日本的民族性上判解。上層階級的，還是想利用中國幾千年前的孔子的思想，來做他們帝國政治的護符。所有政黨，都不過想獲得一個優裕的走狗的地位。斷不肯正面的對帝制加以攻擊。一般站在政黨外的自由思想者，也多在這個狹隘的圈子裏跑。斷不會想這帝制的存在，就是產生封建思想與軍閥的必然性。至於帝皇的忠實走狗，便是忠君愛國的孔子思想的秉承者……”

我似乎有點茫然，不能理解K君底思想。正想質問時，H君却已先我說了。

“只是抽象的空論呵。事實呢？”H君底臉上薄薄的浮上微笑，淡淡的燈光，照着這微笑。纔覺H

君是個和藹的肯研究的學者。

“事實多了咯。我似乎在報上看到一段新聞。說日本有一位將官，名字呢，我忘却了，在俄國自殺了。原因是因為俄國的官員檢查他信札，探察他行動的事被發覺了。感到受辱，有失日本帝國的光榮，於是自殺了。在我以為像這樣講‘氣節’的精神，真的是孔家店的老牌貨。他沒有想到自己到俄國去，是不是也別有使命。……但是這可不說，再就下層社會說，武士道的氣味，還深深地潛藏着。什麼地方都表現着狹隘的愛國主義的精神，與妄自尊大的氣概。最有趣可笑的是去年不知那一個‘國民’因深深痛恨田中內閣，竟自跑到田中內閣的家門前裂破自己肚皮，算作報了仇了。這一件事。……至於此外軍國主義的教育啦！日本女子地位的低落啦，電影上接吻的禁止啦！……”

我不覺笑了出來。君竟這樣重視接吻。電影上接吻的禁止，竟也算作是日本落後的證據之一

了。但E君還不願的說下去。

“這都是必然使日本落後的原動力喲！此刻日本底陣勢是怎樣的呢，我可以斷然地說一句：日本是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互相矛盾地協調着的姿態。在理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封建勢力終要漸次削弱。然而日本竟出例外地，取着矛盾的協調的姿態。……”

“我呢，似乎不如你這樣的想。”E君於是鄭重地說了。我深深地注視着E君的閃動着的深陷着的清秀的兩眼，在茫然中，感到了一種喜悅。在表面上看，日本也許誠如你所說這般的狀態。然而實際上，日本思想界，已在昭示這是暴風雨的前夜。社會主義研究社成了日本政治上的虎列拉，無時無刻不在利用‘斯派衣’（SPY）政策防止其蔓延。然而事實上，這個運動，這個社會主義思想的運動，還在繼續滋漫，而且更深沈更廣大的波及開去，近來帝大早大學生有規律的反對軍事教育，反對思

想善導等等的行動，雖然是極小的泡沫般的事，却也不能說不是有深厚的意義。至於普羅列太利亞的實際運動，在東京的你，當然沒有看到，工業中心的大坂等處，却早已在發動，暴風雨總有一天會來吧，前夜底信息已經在微微地報告着了。……”

我聽到普羅列太利亞幾個字，又想起國內普羅列太利亞的文學運動來。正想問一問日本文壇上的現象，K君却接着說了。

“什麼普羅列太利亞運動，還不是文字的遊戲，正和我們貴祖國一樣。”K君不免憤慨，燃起了一枝香煙，眼直睜着繚繞的煙塵。“在我是不信有這一回事的。我呢，正也是個渴望普羅世界的實現的人，而且，實際說，在國內我也為此項運動努力過。現在呢，我已看作這煙塵一般的，成爲‘過眼’的東西了。我簡直不能忍耐，要是這樣，你說我是反普羅派，我說你是反普羅派，徒在文字上爭一個上下，便算是普羅運動了。那麼普羅世界也在我們眼

前早已實現了。日本文壇上，顯著打着旗幟的是戰旗與文藝戰線兩派。原則上都說是倡導普羅文學的。事實上却在使着槍法相罵，以顯自己是真正道地普羅文學者。要是把這些人底骨燒了火，燬了灰，恐怕也還嗅不出一點普羅氣味吧！一樣的，還是淺薄無聊。……”

E君臉上的微笑，漸漸地濃厚起來了。他似乎在說E君這樣偏激的言調，雖然不免有許多欠周到的地方，但也還是可愛的。

“不要這麼急切呵！”E君又接着說了。“王國不是黑影，在手掌一開合間，也可算是捉到了。觀念形態的鬭爭，實在也是必需的。普羅文藝的運動，也是取這個形態出現。我們爲想普羅階級的勝利，必需先把握了普羅階級的意識，要不然。……”

“要不然又怎麼了。”窗外突然又撻入了這個一句話。我驚奇了。用着故國帶來的儀式，問聲窗外說話是誰。却原來S君又來訪談了。

S君是我好幾年前非常密切的老友，在這次暴風雨一般的中國革命中，也是曾經以鐵一般的意志參加過革命。他在民國十四年白熱地跑到革命策源地廣東去。在民衆運動上，在黨政上，都相當努力地做過事。我便在那時起和他形跡疏遠起來了。革命軍出發北伐時，他又在總司令部裏擔任重要工作。直到清黨事件發生，他不知隱沒到那裏去了。在去年，才知道他在國內當了半年教員，挨不過精神的苦悶，悄悄地跑到日本來了。於今也已有半年餘了，可是他底精神的苦悶，似乎還跟着時日之流般驟延伸長。這幾夜來，和我們一起坐談，總不勝感慨地不到熒熒的淚光映着淡淡的燈光不止。

S君進來後，坐在我對面的蒲團上。正夾在K君與H君之間。

“又談什麼 布爾喬亞，什麼普羅 列太利亞了吧！”S君開始說了。“是的，在這世界間，是只有布

爾喬亞汎和普羅列太利亞特兩個階級的。像我們小資產階級呢，現在，正是這落日的餘輝了！雖然不想沒落，恐怕，也不大能夠了。……”

一時室中充滿了無限感傷的情調。肥弱的我，本來是把S君底一生，當作慘痛的一幕悲劇讀的。平常一看到他微黑的深鎖的雙眉，便深切地感到悲劇的意味。此刻S君恰巧背着燈光坐着，面上籠着層薄暗的陰影，更不忍聽他淒抑的言詞了。

“悲觀主義者，又有什麼高論要發表了。”K君始終把烟霧罩着面說話。

“我倒沒有高論，只是要聽你們高論呢。”S君浮着薄薄的苦笑，顫動着朱唇說。

“並沒有什麼。只是隨便談談吧了。”H君和緩地表現着沉思的態度說。“只是你所謂小資產階級，是怎麼樣的一種階級，我倒不曾聽到過。要請教一下呢。”

“小資產階級嗎？哈……”S君悲涼的笑。“你

我，都是這一階級裏的人物。他呢，就經濟地位上說，實在是個無產階級，所謂是普羅列太利亞特。可是就根性上說，過去的教育，環境，使他成了個布爾喬亞兒了。一切的行動，一切的習慣，一切的用度，初看去都儼然是個資產階級裏的人物。於是爲想維持他底地位，又不得不從事借貸，小資產階級便這樣的成立了。無產階級裏的工人們呢，他們底地位，已經淪落到非人底地位，人與人間底信用，不，魔王們對他們的信用，是完全喪失了，便想借債也無從借起。斷不能越雷池一步做個小資產階級者。然而他呢，魔王們正想利用他們底才能，先把養成個小資產階級者，終於呢，沒落在永世不能超拔的深淵裏了。……”

“呵！呵！呵！好個小資產階級的命運。”K君又接着燃起了一枝烟。“這個呢，也是小資產階級者的必需品。”他說着揮着烟枝。

“但爲什麼一定到於沒落地位呢？”H君疑信

參半地問，似乎他自有內在的光明。

“就看我自己一身吧！現在還不是一天天趨向沒落的路上走去嗎？”S君又微微地掀起了感傷的情調了。“我這二年來的生活與心理的變遷，就是個沒落的象徵。好的，K君，請你給我支香煙，趁老友X君在座，不妨把我這過去的事說一說。……”

他癡然地看着我，我被籠罩在他眼光下，宛如懷然地墮入在冰冷的深淵裏一般，全身流過了一種驚心的冷水。

“從我對於革命失却了信仰以後，於是我便徘徊在十字路口了。”他吸着口長烟說。“我有時，正也想‘悲痛地自白’一下，跟着大人先生們，去效犬馬之勞。然而我立刻便會感到如惡夢般醒了轉來，發了一身冷汗。我呢，已經無從去尋找這個‘我’了。我常常深夜自咒。就中國一國論，也有四萬萬同胞。自己多不過是四萬萬分之一。要用四萬萬分之一的力量去掀動巨大的波浪，這當然不免妄想。同

時，以這四萬萬分之一的影響的微細，便回頭過來，跟着大人先生跑，也未必會作下落何大的罪惡。大人先生即使沒有我這四萬萬分之一的力量，也還是要向他預定的目標走去的。要是我跟了走更說不到所謂四萬萬分之一的影響了。而我自己呢，正也可像一般走狗們吃到了好骨頭。但是再一轉念，我底眼淚先已宣告了我底罪業，我這種數字的頭腦，實在把社會看得太簡單了。而且如其一個人底行動，顯然地違反自己底思想，這無異於宣告自己底死滅……，我爲什麼要在這中間生存呢？我不可以更進一步的探求生命嗎？勇敢呀！振作起來。眼前是我底太陽……”

“又迂腐起來了！”K君憎惡地說；“什麼死滅？什麼眼前？什麼太陽？不太玄學氣味些了吧！你所有的還純然是前期的浪漫主義的熱情吧！……”

“是呵！浪漫主義的熱情，正也是我們小資產階級特有的產物。由這熱情返映到文藝上去，於是

又有所謂坐咖啡店的革命文學家，不切實際的普羅作品。我呢，正也想向這一面走去。然而不幸的，却是我竟也如你看出我的毛病般看出了這點。於是我又不得不徘徊起來了。雲絮一般的憂愁，填滿了我底心胸；流水的淒涼情調總地震動着我的精神。我將怎樣走我的路？……”

S君的語詞在我望過去，此似乎很難繼續了。

“這也沒有什麼奇怪，一切的青年都是這樣。”H君始終是冷冷的說。“離開了羣衆，便也失却了自己。——因爲自己已經不把自己當作羣衆之一了。”

“是的。我當時並沒有想到這一點，我還是在失却了的自己中去找自己出路。便像跟影子賽跑一般深以爲我底希望都在這裏了。孰知事情的結果。却多麼奇特呵。”

“文章又要轉到那裏去了。”已經丟了香烟抱着膝裝作靜聽的R君又說了句譏侃的話。

“現在且讓我說下去。我就是想從政治的漩渦中走了出來，來安排一下我自己底生活，過我一生了。我於是承了友人的敦請去幹教書匠的生活。

“誰知我又不忍看到我自己的生活的映畫了呢。×君，你總知道我吧！本來是個沉默寡言的我，本性何常配過政治生活。然而終於捲入在革命狂潮中，這其間有一種不可告人底隱痛，作我原動力。人家說‘戀愛失敗了，革命去’我呢，全不如此，因為我已是個有妻子的丈夫了。然而我的一種不可告人底隱痛，也就在這裏發生。

“我想遺忘一切。我最初求之於文藝。然而自己很知道自己底才能，在文藝中，我不能表白我一切的深入的痛苦，使我像嘔吐般會感到清爽。於是我要求個最大的力，來遺忘我底一切。我知道‘作業’，是很好的。然而在‘作業’，中我看出了社會的矛盾，階級的壓迫，生活的殘忍。我漸漸從自我範圍內逸出，我於從事研究社會主義的書籍，一年後我

拋棄了我自身的一切，獻身給社會，我底政治生活便這樣開始了。我的確遺忘了一切，我自身的一切。妻給予我的侮辱，妻給予我的自殺的威嚇，妻給我予我的不調和的苦痛，我都拍一拍胸掌說一聲：‘算了。’

“我走上了我底路。……”

“朋友！走上了這路是可賀的。我也走上過這條路。所以現在我成了個這樣有理智強硬的人了，”K君又敬肅地然而又帶些滑稽的情味說。

“不要阻攔了，K君！……讓S君說下去吧，怎麼你又不忍看到了自己生活的映畫了呢？”H君說。他底眼光照着S君面上底薄暗。

“因為我又記起了我過往的一切。於是我重溫起六年前，——不，九年前了吧，——的苦痛了。

“但從另一面說來，這個苦痛的喚回，自然有牠的直接的原因。因為去年在學校裏教書的時候，我愛上了一個學生了。

“一生都是在冷酷中過生活。世界中，有所謂戀愛的事有所謂男女的愛情，我終以為僅是文人筆頭上的言詞。每逢到友人們修談戀愛時，我便暗自數着自己生命的痕跡，中間有沒有如友人所說般的戀愛的事。結果當然是落空。於是我又把我們夫妻生活——可憐的天，看着吧！十七歲的我，便有了所謂妻這個東西了，在這悠久的時間中，不必說沒有像友人所說那樣的戀愛的意味。而且祇有努着的嘴，白着的眼，怨恨的聲音，打狗罵雞的表示。天！可憐見的 這是如何樣的刑罰！”

“然而前年我竟嘗到了女人底溫柔的滋味。不，這就所謂愛情的滋味吧。

“恕我不能對你們說出她底名字，反正說出了，你們也沒有印象。……”

“是的，請你快說下去吧！”K君像漸入佳境般的凝神諦聽着了。

“那是個春光明媚的時候。我們學校到西湖旅

行去。西湖作了，我們底證人，結合了我和她了。我們到靈隱去玩的時候，是雇着汽車去的。我因為車中底學生坐的太擠了，坐在汽車的前頭。她因為最後上車。沒有了位子，便也坐在我身旁。當然，這是沒法想的。女性始終是和男性搏鬪着的。最初是女性用着誘敵的手段挑撥，接着是男性鼓着豪勇進襲。最後却又是女性顯了個神通逃到不知那兒去作第二次的誘敵了。此時，便是她誘敵的初步吧。雖然我那時也想到這點，然而終於墮其術中了。

“她和我並坐着，很親愛地說着各種的話。我也相當地獻着殷勤，終於因為礙於學生的視線，也就抑壓着熱情，假裝着道學架子。……”

“是的。”久久沉默的我，此時也加入了。“因為我們都是青年，生命力正旺盛。無時無刻不在求其發展。以前你以你底熱情發展在政治上。此刻你底熱情自然會向愛情上發展。所謂自殺，所謂

煩悶，多不過都是生命力受了抑壓的緣故吧！”

“哈哈！真是一對哲學家！”K君不勝焦躁了。“我簡直莫名其妙！S君請續下去！是一篇很好的小說咧！”

“唔小說！”H君也附和着。

“不，不是小說，是一首詩呵。戀愛是詩的。現在我居然和一個剛從少女地位出來的處女，談起戀愛來了，還不是詩嗎？而且實際上，我自己也有點感到莫名其妙。我和她底感情，竟超乎一切之上，有絕對不同的意味。白鴿的羽毛般純潔，小羊般的真摯。……自然，我是受過唯物思想的洗禮的人，不應該有這種感情。同時，也應該無所謂有戀愛的事，但我一壁儘管在反對，一壁儘管在承認。

“舉個例吧。那時，我回了校，學校裏的藝術教員密斯L，又不知怎麼跟我非常友好了。每每一塊兒出去散步，在人家底心目中，以為這一對，總是被所謂情人這樣的東西了。其實並不然。密斯L，對

我雖然不能說沒有真摯的感情，然而我呢，却並不愛她底靈魂。我只喜歡她肥胖的肉。短短的旗袍，閃閃的足腿，靈動的臀部。……”

“哦！臀部！你也是個臀部主義者嗎？”K君以憤慨日本人電影上不許接吻的氣概來歡迎這臀部主義。“我在上海做工作時，便是個臀部主義者，跟着女人底臀部跑是非常有意義的。我曾經做過一冊臀部哲學可惜沒有出版的地方。……”

“好了，你們尋到了同志了。”H君說，“且請你慢講臀部哲學吧，S君，可是你怎麼會不愛這個‘摩登蔻兒’（Morden girl）呢？而且，終久，所謂靈魂這東西是在那裏的呢？”

“是的，我不愛摩登蔻兒，我偏愛我底學生——古典的她。這就是我人格分裂的象徵。我每次和密司李出去玩，或是上酒樓，沒有不緊緊地握一會她底手不放的。直到她叫了痛，求了饒，我才感到暢快。有時，乘酒醉了，還扶着她底肩，唱，

在酒後燈昏的夜晚歸來，我還是圍抱着她底腰，黏着她的頰的。然而我並不愛她，我只是殘忍地待她。

“這是一個明白的例。那一天我約了幾個朋友，在距校三里路的某湖上泛船。藝術教師密斯L和體操教師走過了。我請他們下來。體操教師是托着事走了，她却徘徊起來。於是我帶着妒意的說。你跟上去好咯。但她笑了一笑，終於叫我把船划了過去。她下船了。

“當然是逼着她唱歌。她可不允許。於是所謂男子底殘暴，我盡量地的表現出來了。我震盪着船，恐嚇着她，她幾乎張着兩手抱了攏來，叫，終於嬉笑地允許了唱歌了。

“一曲之後，總是第二曲。不允許，於是換過方法來，用槳撥水。她又屈服了。

“也有時，密斯L在我房間裏的時候。古典式的她，我底學生來了，我立刻便會從和密斯L會談中

轉換過來，終於冷冷地對着密斯L，溫柔地對着她傾談了。

“雖然不說話，只要是相對一室，便也會有深沈的意味。可是一到她去了，世界便在我眼前整個沉默。有時竟會唸出：

“應是她來的時候了，

偏了風打着窗簾。”這樣的詩來。

“快放暑假的時候，L對於我似乎有點不忍分離了。她要去的那一天上午，到我房間裏來了三次。最後一次我終於抱着她接了個吻。儉嘗着處女底吻，是罪惡的。我當時這樣一想，朱唇相吻着時，竟感到冰一般的冷了。她此時，才很惹人愛憐的說聲‘唔！’然而終於分離了，永遠的分離了。這樣我又有什麼呢，我只覺得我底驕傲。

“然而對她呢，却終於屈下膝來了。……”

“真的，你向你學生跪着請求了嗎？了不得！”

K 驚惶地說。

四人都笑了。

“不。事實上當然沒有。然而我因為戀着她，莫名其妙的戀着她，所以精神上是向她屈下膝去了。

“然而暑假終於也給我們隔離了。我那時跑到杭州避暑去，借住在抱青山莊裏。每天期望着她底來信。可是偏不想要的密斯 L 底信，却每來填補期望她信時的失望。

“我每晚抱着她底繡枕，流着汗過夜。我每夜努力地把和她玩過的事想了起來，希望能形成個好夢。在清朗的電燈光下，她如何問着我的家世。在她病牀上，她穿着單衣，如何問我近來為什麼喝酒。在飯後的空場上，夜影漸漸罩了下來，如何把我們底密談雙影罩在一起。在柳條各帶的堤上，我們如何握手言別。——不，我說錯了。我們底愛是純潔的，我不曾握過她底手！她彼時是我底女神，我斷然不敢辜負她的。——然而，這些都是一萬分明瞭的過往的事，不是我能把握得住的夢。過往的

事逝了，我底夢也無從把握起了！

“我得到了她底消息了，知道學校方面已注意我行動起來了。自然不免於這些女人方面也牽聯了些。

“我便決心來到了日本。……”

“噢！這不像小說的結局！”K君不覺奇異地的急遽地問。“這老手筆該打！正是‘克拉馬克斯’(Clamarx)怎麼不好好地‘撥羅噢’(Plof)一下子，發展下去呢。”

“當然不是結局的時候，便和密斯L吧，還是藕斷絲連通着信呢。——啊！藕斷絲連這是個如何適合的形容詞呵！現在却可用到他身上了。

“我和她通信中，沒有一句說到愛情上的話，然而每當我握起筆來寫給她的信，我底心總跳動得透不出氣來。我以為天下最粗暴的情書，便是寫上了‘我愛你’三字。拿破崙寫給他情人底信寫上了‘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連續的好幾句。所

以終究不免是個拿破崙。我呢，却寫得句句有深長的意味，却又句句不着跡痕。可是她底回信，總有些對於我底用情不免茫然。

我自己很知道，在和女人交接時永不會失却丈夫氣的。所以我底面貌並不漂亮，像現在呢，下巴上已長了于于胡鬚了。更說不上漂亮。但我已有一種吸引女子的力量。尤其是已經作為人妻的女子，更容易為我吸引。我底友人中，儘也有對於戀愛，辦外交一般的，要講應付手段。可是我却非常質直，所以引起女子的注意，怕也是丈夫氣這一點佔了優勢了吧，可是，一寫在信上，便要‘做文章’了，我隱在丈夫氣下的細膩的性格，便在筆下流露出來。女子呢，總是粗暴的多！未必會領解你這細膩。……！”

“是的。女子看去似細膩，實在是最粗暴不過的。”我又插上了一句。

“不但粗暴，而且淺薄！所以我始終是個臀部

主義者，講臀部哲學。”K 又用着發牢騷的口氣說。
“因爲澈底講一句。女子全個人格的表现，也僅有一個臀部。這就是我臀部哲學的精髓！”

“真沒有法想。女性厭惡論者，都集在一塊兒了。還請 S 君再說下去吧。”H 君溫和地說。

“我却不是個女性厭惡論者。”S 君接續着，是女性厭惡論者也不致有以上這樣的事了。我到了日本後，因爲文章做得太細膩了，終於漸漸冷淡下去，——我當初是這樣想。實際呢却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爲我在這件事上悟到了真理了。”

“我初到日本，便請了個日人教日文。

“他已是個年屆七十的古稀人物了。據說他沒有家，沒有兒子女兒，孑然一身，寄住在他朋友家裏。他底生活就是在只教中國人底日文中過去。”

“是的。他確是個可憐的老人了。”

“然而他或許也有他底英雄時代。據他來教我日文時的第一天和我底友人說時，他自從中學畢

業後便不讀書了。然而養成了一付讀書人底根性，無論怎麼也改不過來。他也許有文藝的天才，可以成個文學作家；他也許有科學的天才，可以發明某項機械；然而經濟地位却限制了他，使他得不到機會發展。生活又壓迫着，使他不得不自尋出路。他於是在國家不能給予他以自由發展的環境中勉強地辦了所日語學校，專教中國人來到日本學語言的。可是終因教授法及言語隔離關係兜攬不到新來日本的學生。明治以後的日本，什麼都囂囂向着資本主義路上跑。所謂辦學校教書，成了開店，交易。以勞力求工銀，是自然的事。兼之又意外地受了地震打擊，學校關了門，他便從五元一月教中國學生日語的生活中過活，一直現在總算加到十元一月了。……”

“我可聽不懂了，這於你戀愛事情又有什麼關係呢？那位老先生，可給你愛人奪了去了，……” K君笑笑地說，我們也笑了。

室外的人聲已經漸漸靜了。只是高崗電車還如虎般發着吼聲，在這靜寂中越顯得牠的狂暴。

“不。……”

“我確實不忍聽這老先生的談講。每次說到氣不能接的時候，我的心便跳了起來。同時，我又想到三年前在總司令部當秘書的時候的一個勤務兵來。

“那個勤務兵呢，是我們貴處長的隨從兵。……”

“咳！竟越宕越遠了。”K君裝着竟沒法想般歎着氣。

“然而他底出身呢！”S君不理K君的話，逕自說下去。“在前清却進過兩次考場。雖然不是個秀才，却也是個童生了。他對我說起他在鄉間，是如何被鄉人們敬視。一和現在生活對比，便不免下淚。他在鄉間小學校裏教書，一年收入也可以糊口。也因為時勢轉變得太快了，他想不使自己落

伍。——的確的，誰不想把自己造成個英雄呢，否則也不願落後，在激變的時代中，有不少的人都是這樣推上了的。——便也跑到廣東來。他有一個學生，在不知那一軍當團長；當他和那個學生會面的時候，那團長便已接到命令要出發了，總算寫封介紹信給我們底處長，請給他一個錄事的位置。可是他呢，起初因為廣東人地生疎，一時找不到他底這位當團長的學生。待找到了，他底長衣便也放入在當店裏了。他穿了一通短衫來見我們底處長，處長便給他一個上士銜頭的勤務職位。便日夜背起了木壳槍跟着處長的屁股跑了。……”

“哈哈！他總不至是個臀部主義者吧！”K君又自笑起來，大概因為聽得不耐煩了，便又燃起烟來。“但是處長之類的屁股哲學能夠講求得精通。確然比我老K單講女人底臀部哲學要勝過一籌了。”

“是的，他便這樣的沒落在處長的屁股後面

了。……我每次看到老先生，便每次想起了那個童生，——勤務兵。兩兩地互相對比一下，他們底運命是同樣的。一個追念着過去創辦學校的英雄事業，一個懷戀着在故鄉受人敬視，一言是以解決鄉人糾紛的壯快的過去。雖然是國度有中國日本的不同，但在沒落的此時此地，不能不說是一樣的不堪回頭呵！然而，我何必爲他們悲涼。根本我還是和他們在同一條運命的路上走去。我底英雄事業或許比較他們遠大些。然而在現在也一樣成了過去了。也一樣的跑上了沒落的路了。——就是這樣，她終於棄了我了。聰明的她當然會知道我是在沒落的路走！……’

S君底話，似乎停止在這裏。K君聽到此間才愕然地回悟過來。同時在臉上堆下一層不可言說的苦笑陰影。似乎自己底可靠的理性與強硬的態度也有點支不住了。只有E君却還始終微笑着。

“她近來給了封信給我說——當然我們底通

信中已說起了將來的事了。——她底父親知道和我在通信，非常不快。’S君又繼續說下去‘老人家終是有眼力的人。一者，我是個已經有了妻子的人了。二者，我又沒有財產。“沒有財產雖不要緊，可是人病了昵！”三者，我也年老了……於是說：“請你妹妹般紀念着我、”我們底事便也如此結束了！……”

沉重的靜默，壓下在一室中。我早已三四次感到了傷心。徘徊的淚，終於經了幾次忍耐，此刻似乎不能不打過呵見掩飾了。

“但我並不傷心。什麼都是我以前的過錯。同時也是老先生和童生勤務兵的過錯。不肯拋却自己不穩固的階級地位，——你要知道，天底下只有二個階級。一個是布爾喬亞階級，一個是普羅列太利亞階級。至於小資產階級的小布爾喬亞，却既乎沒有穩固的階級基礎。不是倒向布爾喬亞階級去，便當倒向普羅列太利亞階級去。一切小布爾喬亞

汜的沒落便建築在這點上。這樣一個行將崩壞的階級上，做這麼甜蜜的好夢，自然不免有這樣一句的結局：“請你妹妹般的紀念着我！……”

“所以我始終主張普羅革命！”K君又興奮了。‘我說，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取着矛盾的協調，是我所深絕痛惡。然而，我們老大祖國，偏有許多不識趣的貨，在這一點上大講其臀部哲學。囂囂然呼喊於民衆之前，誇示英日的強大。而不知道人家是向死滅道上去，自己竟也瞎跟着！走我還是請他們去講究‘摩登蔻兒’的臀部哲學去吧！……’

室中空氣又從沉冷中轉換來，充滿了笑聲。只是S君却矜持着。H君竟也不免和我們笑出聲來了。

“然而我却祇能主張小資產階級革命。”S君又接着說。“布爾喬亞汜，雖然將來不免沒落。然而，最後還有困獸猶鬪的勇氣。普羅列太利亞持，

雖然現在不免被壓迫，然而，將來，不，最近的將來，最近的現在，總能自己掄起拳頭出去。懦弱的小資產階級者，却非還過本來面目，認請自己底經濟地位，去除怯懦的，自私的樂利的布爾喬亞的根性，和普羅列太利亞特站在一起不可。——這也就是我所主張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理論。”

“所以觀念形態的鬭爭，終究是需要的。只有虛無思想者，才會否認一切打倒一切般來否認我們底工作。”

最後H君凝然決然的說。

五月廿日夜寫於東京

一個陌生的人

大概是去年的一個冬天的下午，因為閒空着沒事做，便獨自一個兒到四馬路去閒蕩。

迎面來了個陌生的人，匆匆的挨過我身旁跑去了，接着又匆匆的挨過我身旁跑回來。

“不認識我了吧！”突然的握住了我的手，又這樣的問。

“真的，我非常抱歉，你竟使我記不起來是誰了。”驚了一驚後，我改作了笑容回說。

“那也無怪的，我們相見的時候也太少了。”他

跟着也很和藹地說，“是五年前吧，沙未先生在你們貴縣教書的時候，我曾經在你們貴縣住過二個月。”

“呵！這就使我記起了。”我醒悟似的說，而且，確實的說，我們還常常談起你的。你不是鄭——”

我終於咽住了，看了看我身旁的人，一種恐怖的力量制着我。

“據說你也革過命，到過廣東，坐過監牢。”他不待我說出他的名字來，便接過去這樣的說了。“現在你可是走上了那一條路了？”

真使我慚愧得要死。對於人生，我似乎也想試一試誠實地做去的；對於革命，我却連夢也沒有做過，如其革命也是人生的一部，那麼我或許也做過了這樣的一會夢。所以，在我以為：到過廣東，坐過監牢，都還是在做人，談不到革命。

“不，我曾做過了人了，現在，我還向人生路上跑去。”我只好這樣回答了他，然而，他似乎有點失

望了，浪然一笑，握了握我的手，說聲：“再會！”走了。

我記起了。

真的是五年前了。那時我們縣裏剛剛辦起了初級中學，沙未就是那時學校裏的國語教員。

沙未上年是在×埠省立第×學校裏當教員的，因為和教務主任起了衝突，被攆走了，由我們多方的邀請，才到我們縣立中學來。

沙未做人似乎處處向深刻地方做去，因之養成了他那熱情而少人瞭解的性格。吃醉了酒，就想到自殺；投向江去，陷沒在泥塗裏，終於不會死，被校役們救了回來。心裏一感到不快，突然便如嬰兒般的哭了起來，伏倒在地上，一聲聲喊着他的過去的愛人的名字。跑到長沙去，自己也不知是怎麼的一會事，似乎又感到了失意，便踱到汨羅江畔，抱着頭嗚咽了一個整夜。像這樣的事，在沙未做來，似乎非常自然而且平常。

因之，在沙未便得到了二種的收成：世人們便惡魔似的看住了他，向他攻擊，唾罵；學生們便吸引似的被他感化了，跟着他跑。

求刺激的話，說不定是有的吧。沙未在未來我們縣立中學以前，在×埠是曾經辦過一種刊物的，就他們的理論基點看來，與其說他們已有了一貫的主義，還不如說他們代表了自由思想的精神，尤其是在他們批評×埠的事件或言論界的文章裏更其顯明，一味以快意為準的。然而，據說他們確實有了一種組織。

鄭君便是那時跟了沙未來到我們縣裏來的兩個人中的一個。

我因為犯了神經衰弱病和初期肺結核病，正當沙未和我的幾個朋友在×埠哄動時候，蜷居在一個鄉村學校裏養病，世外的風雲，我是不大熟識了！我似乎只有了我自己的世界，每當晚鶉噪林之時，閒步在沙隄上，看西方晚霞冉冉淡去，微微地

感到了生命的消逝的喜悅。

暑期裏，在縣裏幾個朋友，要我出來，在他們辦的暑期講習會裏講幾個鐘頭文學之特質，便這樣的認識了沙末。因為沙末不曾來縣中當教員以前是來暑校講演一次過的。

雖不能一見如故，總比較上還諒解。像坐在寺院裏，你唱一聲阿彌，我敲一聲木魚，這樣的專也會做過。

暑假後，我想到杭州西湖寺院裏去再靜養半年，到了×埠，白衣寺的方丈安定頭陀把我留下了。因為太優待，使我感到夢寐不安。在我以為雖則是在作客，辛苦修行的事不用做，但佛門平等，早晨起來劈幾塊木柴，似乎也要磨練磨練。

“阿彌陀佛，請你不要勞作！”安定頭陀總是這樣阻止着我。所以我有時反感到不自由的不快，寫信給在縣中教書的哥哥時，不免露些口吻。

“如其願意的話，還請到這裏來散散心。太疲

寞，也不好。身體上或許會受到無形的損害。”

哥哥的來信便是這樣寫着。我想想這話或許也對，一個人如其自甘寂寞地生活着，心氣便不期然的消沉下去，病也會跟着來了的，反正沒有事，而且感到不安，也該起來走走，或者能夠振奮一點。

根據了這樣的理由，返到縣中校來的我，在哥哥房間裏正快意的談着話，這時，沙未手裏拿了包菓子糖之類的紙包和幾個朋友，大談大笑的走過。似乎是聽到了我的聲音了吧，沙未踱進我哥哥的房裏來。一壁便和那兩個朋友辭別，我迎了出來，見到他的兩個朋友裏的一個竟胖得圓桶似的，而且低矮。

“是誰？”我有意無意的問。

“我的學生，×中學裏的。”沙未也漫然的回答。

接着，我們又是閒談。

“太消沉了吧，總要做些什麼才好吧！”沙未的說話，每每有些日本俳句的風味。

“現在，我也這樣想咧，該是做些什麼的時候了。”我也一樣的回答，“病是養不好的。大概還是做些什麼煅煉煅煉好吧！”

“不用去了，就是住在這裏吧！這裏也不會多你一個人。”沙未提出最後的意見了。

我只好屈服在他的意見下，同時，別的朋友們也勸止我，我便歡歡喜喜的住下了。

第二天，大概是星期，沙未約我到外面去散一散步。

跟着他走，便也躡進習藝所的舊址。在臨門的一進橫屋裏，又見到了圓桶似的低矮的他的學生了。

“這位是趙先生。”沙未開始把我介紹給他們。

“這位是陸君，這位是鄭君，我的學生。”接着他介紹他們給我。

我知道圓桶似的低矮的一個便是鄭君了。

房間的佈置雖然零亂些，但似乎零亂得頗合度。桌上放着許多未成的畫稿，寫着鄭君的姓名，我知道這是鄭君的寢室了。

陸君還是有說有笑的應對着，鄭君却祇是默默的，像在聽些什麼，又像是在想些什麼。

像這樣的人，有些特異吧！我當時就那樣的想。

沙未還是對我說着他們到這裏來住的原因。因為×中學受了戰事的影響，教育費充作了軍費，便不得不停起學來。他們便得不到讀書的機會了。

“因為我在這裏，他們便也跟來玩玩。一壁，這裏山水好，也得寫幾張畫。”沙未結末是這樣的說。

“大概都是同鄉吧！”我在陸君的談話聲裏這樣感覺到。

“是的。鄭君還是我們小同鄉，距離不多遠。”

沙未又約了他們到公園裏去玩。

鄭君默默的拿起了畫具，便在我們後面跟着。

公園在一座小山上，出北門走去，一里路。

是沙塘，兩岸蔭着樹影，塘下流着溪水，風聲和水聲，混合在一起，唱出了大自然的和諧。這時，又加上了我們的履聲，“沙！沙！沙！”

秋色已平均地染遍了四野。中稔稻黃熟的時候，田邊的柏樹也紅了，公園山坡上的楓樹也紅了。秋光真艷麗呵！

我們坐在風月樓中嘍茗清談，盆菊在低低吐着清芬。座中始終不曾發過一語的還是鄭君。我們或者仰臥在籐椅上，或者盤坐在竹椅上；都各有自適的姿態，只有鄭君總老是靠着窗立着四望，一手拿着畫具。

我們談興大概頗高的吧，竟不知道鄭君是什麼時候跑了。待我們一齊感到少了一樣什麼東西似的時候，沙未却又解釋說：“大概往那裏去寫生了吧。”

從公園往後跑去，可以到山頂一個小菴裏，小菴腳下，接連有二個寺院，這便是中塔，下塔。那小菴大概是上塔了。在鄭君的寢室裏我見到過中塔的一張寫生畫，也曾喚回過和沙未唸佛敲木魚那樣一會事的當時的情感，現在却更明白的記起了。

從這上塔橫過去，是一個山岔；頗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景象。我們無目的地走了過去。

山岔裏有一所紅牆，隱約在樹林中，秋風大概還不會來到，紅豔的秋光還敵不過深綠的夏色。一半也因為這裏比較多些松竹之類的植物。

就在紅牆不遠的距離外的草地上，坐着一個胖胖的影子。旁邊站着個農夫，像在談什麼話。

“是老鄭了。”陸君說。

“讓我們悄悄地往後面過去，不要打斷他們談話吧！”

這是我的提議，他們都照着做了。

鄭君已經把畫稿打好了。和他談話的那個農

夫，也就是他畫中的人。

“……”

“……”

“你們應該做一做呀！”

“有什麼法想呢，人心不齊！”

“並不是人心不齊，都是欠勇敢呵！聽說，你們這里，百年前也曾幹出鬧糧這樣的事來，五年前也曾幹出差一點把勒索平民的管帶打死的事來，二年前也曾有……啊！你們竟尋到這裏來了。”

鄭君見了我們便即忙縮住了口和我們招呼了。接着，便又靜默下來，拿起他的筆畫畫。我却奇怪他怎麼對於我們一縣的掌故這麼的熟悉。

“畫裏的人物是誰呢？”沙未隨便的問。

“就是他。”鄭君機械的回答。指着身旁的農夫。

“先生，是我，我剛纔是在那兒的。”農夫回過笑臉來對我們說，“剛纔我是在那兒作着工的呵！”

那位先生竟給我畫在畫裏了。”

“是的，你在開闢你的新的土田吧。”我回了他的話。他笑了。

“好哪，你這一幅畫，鄭×，你將以勞動者做你永生的畫中的人物了吧！”

沙去俳味的談話又開始了。

鄭君回過頭來一笑。

“我是這樣想。”又堆下臉來，沉默着了。

住在縣校裏，略微讀些書。心思統一了，精神便也盛旺起來，病似乎感到不期然的消失了。

每天也到操場裏去踢幾腳球。陸君鄭君也常常來，似乎踢球這樁事，已經是他們生活的一種。

陸君非常活潑，踢球好極了，無論怎麼一弄，球又到他的腳邊來了。鄭君便不大行了。身子胖了一點，轉動不大靈便。可是他跑起來，能夠一小時裏不用休息一會。所以把球攻進球門去那樣的事，還是鄭君做到的，但，有時，不免使我們失望，因為

突然之間，鄭君又不知往那裏去了。

一個月後，和縣中相近的女校，校長要生產去了，叫我去代課。

我起初有點不大高興，後來，也還是沙未的勸駕，允許了。

那時沙未的妹也在女校裏讀書。

沙未的妹上年本來跟沙未在×埠讀書的，沙未因為恨透了×埠便也想整個的脫離了×埠。把妹妹帶到女校來讀書，便得和×埠少些來往。然而說沙未因為戀着了女校裏教員胡女士想把妹子叫來做個引線那樣的流言也曾起過。

沙未的妹，雖則只有十四歲，可是看去確實已經是個省事的人了。而且，比較又發育得早些，跟普通十四歲的女孩子來的長大。

“沙未先生妹妹，大概有十七歲了吧？”別的女生和胡女士總是這樣問我。

那時還不是革過命的時候，剪髮的女子比較

少，在我們縣城裏却是絕無。沙未的妹妹，是剪過髮的。這便使什麼人都會引起注意。

在我起初上課的幾天，她似乎常常告假。

“菊子！”

“不到，病着咧！”

我一點到她名字的時候，級長總是那樣的回答。

“什麼病呢？”

我這麼一問，一堂的學生便全多切切的笑了，有的，還眼和眼互視着，我不覺臉紅了。

幾天後，她似乎更煥發了，像一朵雨後的薔薇。她在課堂中是個最會發問最會說笑的人。

但，這時，我發現了一個奇蹟。不知怎麼，在我課堂外總不時的有一種足聲，僕僕的響過。旋又見到一個胖胖的影子，迅速地帶着這足音，僕僕的響回來。當初，我並不注意這個現象，過後，引起我的注意了，我似乎又看不出是誰來，因為這影子是移

動得那樣快速，而又那樣模糊。

一天晚上，我挾了本書返到縣中校裏來，在女校的校門口，我碰到了鄭君，便大家點了點頭走過了。

他走進到女校裏去了。滿頭是汗，像剛纔踢過了球。

但我還沒有返到縣中校門口，一陣鄭重的足音又在我身後僕僕的響起來，我回轉頭去，一個圓桶似的低矮的影子橫過弄裏去了。那條弄就是到習藝所裏去的。

沙未終於染上了秋氣，病了，三天不退涼，菊子輟了學，~~陪~~陪伴他，整夜的不歸去，一牀的起臥着。

鄭君也不時跑來。但從沒有說一句話，看看臥病在牀上的沙未，看看深夜伴着哥哥，而且有時不免哭泣的菊子，自己像失了魂了。

第四天，沙未的熱退了涼，我們都勸菊子回校

去，哥哥是不要緊的。沙未也是這個意思，而且，妹妹的臉有點黃瘦了，說出了一句“回去吧”的話，便不免感到酸心，聲音還沒有收住眼淚已綻在眼角裏了。那時，鄭君也在着。

菊子終於吃了晚飯後去了，鄭君便腳跟腳的跟了出去。十分鐘後，他又返到沙未的房間來，沉默地坐在室的一角。我們猜想他把菊子送到女校門口就回來了。

“已經是時候了呵！你的妹妹。”我們有時也和沙未談起。

“當然，她早已有了愛人了哪！哥哥是落後了！”沙未感歎似的回答。

“可是那一位呢？”我故意作進一步的問。

“是一位姓鄭的。”我又聽到沙未這樣說。

不知怎麼的，我聽到這，便感到高興了。

可是，有一天，我和沙未談到中國講修詞學的書很少好的問題上時，我證明了事實的真相了。

“陳××的比較講的不錯吧！可惜沒有出版。”
沙未又這樣緩緩的說。

“陳××，和你一向認識的吧？”我突然又把問題移過了。

“是的，是親戚。而且，我的妹妹就是許給了他的弟弟。”

我突然的心驚起來，接着，止不住傷心了，以前的高興却原來是錯誤的了。

秋風更其淒緊了，操場上的梧桐葉黃落完盡了。揚着地“沙沙”的響。我感到生命的殘喘的悲哀。

在×埠的黎君，說他當了時代報的主筆，要我去幫忙。原因是我曾應許他們的請求在十月十日雙十節紀念刊裏做了一篇短劇叫做秋野那樣一篇文章，把歷史上的陳涉拿來做我那篇主人翁，主筆先生說我那篇文章是中國少見的革命文學，悲壯淋漓，可與桃花扇的餘韻媲美。可是我當時確是

莫名其妙寫了的。意外的收穫，也使我感到歡喜那樣的舉。

這時×埠第×中學總算也開學了。

在×埠的小弄破街裏，便有時也會碰到過一個圓桶似的低矮的影子僕僕地跑過。但我和他似乎很少點頭招呼的機會。

在這幾個月裏，我似乎認識了不少的革命家。“×埠的革命家，盡集中於時代報下。”那時幾乎有那樣的話。但就我所知道的，除拿起筆來做幾句革命腔調的新八股外，餘多的時間，他們便麤集搗來，吃，笑，鬧。

在鬧玩的時候，真的顯出了革命的精神來了。像你潑了一面盆水來淋漓了我的全身，我潑了一面盆水去淋漓了你的全身那樣的事，比較還是通常的。有時，還不免吃醉了酒，從街頭闖着歸來，拔出手杖中的刺刀向人們眼前亂刺。

在這樣的一羣裏鄭君也時常跑來加入，然而，

他沒有一句話，沒有一個動作。同時，在這一羣裏雖則鬧得十分兇，一見到他鬼影似的孱入，便立時會停下動作來。接着，便是主編青年副刊的那位革命家把他帶進另一房間裏去。

是嚴冬的一天午前，菊子突然到報館來看我，由一個十分像沙未那樣的人帶領着。

“這是我的二哥。這是我的趙先生。”

菊子活潑的介紹着。我把他們款入編輯室裏坐了。便談起別後的種種，沙未的近況怎樣，胡女士怎樣，女校的情形怎樣。

“趙先生，我們寫過信給你，爲什麼你沒有覆信。”

菊子最後終於這樣責問了，其實，我不會不覆人家的信的，我却始終不曾接到她的來信過。

真的是傲霜骨相的菊子，這一月來出落得特別好看了。本來她的臉帶稍嫌瘦削了點，現在却豐滿得適分了。雖然穿着是棉衣，肩膀似乎也圓了，

面部似乎也擴大了。完全是一個可愛的少女了。

接着，我們又談到菊子歸去的問題。雖然他們回答很簡單，因為年假快近了，落得趁二哥歸去時一道去。我覺得他們總另有原因。

我不得不盡些地主之誼，午餐便在西粵樓裏吃。

還不會動筷，鄭君趕到了。

“吃過了飯沒有？”我問。

“沒有。”他簡短的回答。

我便叫他一同吃，他便也不客氣的坐下了。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裏呵。”我笑着問。

“到過報館。”

那麼，你又怎麼知道他們今天會來的呢？”

“二哥去的時候，說過。”

他又簡短的回答，一壁儘吃着飯，他竟也把菊子的二哥叫二哥了。

“爲什麼你也歸去呢？”接着他又問菊子了。

“因為我常常想到家裏。”菊子被他的問語壓迫着似的軟弱的回答。

“爲什麼要想到家呢？”

“……”菊子沒有話說。

“不可以更‘四海’一點嗎？——你們也應該做一點事呀！”

他還是逼着菊子問。

“不可以打消去意嗎？”

“……”菊子低下頭去了。像一個非常懂事的人，弄着衣角。

“不，正也有點事，關於菊子自己的，不得不歸去呵。”

菊子的二哥終於代菊子回答着了。他抬起頭來，深深的看了菊子一眼，接着把目光移過到菊子的哥哥身上。堅定地沉默着了。

“可是什麼時候去呢？”我終於像解圍似的問。

“就趁下午一點四十分的那班車哪”菊子的哥

回答着。

下了樓。

“那麼，菊子久別了。”我無意的說了一句，鄭君却回過頭來死命的釘了我一眼。

鄭君終於和我們默默地別了。

此後，我便不曾碰到鄭君過。一半也因自己又於二月後出了報館開始流浪生活了。

但不知怎麼鄭君終於做了我們談話中的傳奇人物。說什麼鄭君曾經拉過黃包車，爲的想組織車夫工會，說什麼鄭君曾經討過飯，爲的想接近流氓，化子，盜，賊，都似乎非常確實。但我每一次聽到這種傳奇式的漫談時，却另有一種情況，感到我似乎眼前便看到在這樣一條小弄裏，來往着載着一個圓桶似的低矮的身段影子，同時又聽到‘爲什麼要想到家裏呢……不可以打消去意嗎？’直截了當的說話聲。

去年，照例的關於他的傳奇式的漫談又聽到

了說是一天晚上，被什麼之類的人捉了去，背面打的爛腐而且烙過火鐵，要他招供是什麼之類的人物，他終於不說，便這樣的被殺了。

這次碰到，因之便成爲非常的事。雖然他瘦得幾乎不似圓桶的了。

現在我確如鄭君所說，也革過命了。非常安閒地住在湖山清秀的一個學校裏，有勇氣的時候，便和同事間談談國家大事，算做發洩一會。此外便在睡裏夢裏過去。昨晚和K君談起了過去的×埠的情形，K君便附筆似的說起鄭君在鼎革之際也曾經做過什麼會的委員長。

“但這個人是奇特的。”接着K君又說：“五卅慘案去募捐去，他向我借去了盤川，回來時，不特把所有的捐款都繳給後援會，連多餘的自己盤川也繳進了。有時，在外面工作回來，學校裏喫過飯了，他便拿了一雙筷一隻碗盛來了一碗飯，白嚼。”可是，像那樣的事，要不是鄭君是彼時的K君

的學生，確乎親眼見到他這樣做的，我怕又要認爲是傳奇式的漫談了。

因之也益發可以看出他是我的一個陌生的人了。我爲要詛咒自己的速亡，我現在虔誠地來紀念這一個陌生的人。

遺 恨

噯，這該是一樁遺恨吧，這該是一樁遺恨吧，雖然想起來已是三年前底事了。

那時，我還是一個定了婚沒有娶過親的人，神經衰弱病却似乎跟着我，我真的煩悶得要命。

我總老是不肯把事情平淡地看過。虛設的想象迷住了我；尤其是關於女子底，會想象出不可思議的想象來，但，因之，對於我那個夫人，却有些不滿意的表示了。

同事中底任，真是一個鶻落的人，什麼事都要

說一個澈底，我底心事老要被揭穿。怕誰都是這樣吧，對着大衆，那裏會承認自己底心事。但心裏底痛苦，却也不很容易形容得出來了。

春來到人間了。噯，我真的要哭了。

想起來總是老蒼捉弄人吧。天底下迷人的女子，也不知道有多少個，然而我偏沒有一個分。而使人見了惡心的，却偏偏又送你一個。連不想接受也不由你。噯，想起來總是老蒼捉弄人吧。

出去到外面散步呢，不免也要感到傷心。鳥兒，唱的太和諧了。花兒，開的太燦爛了；春野的空氣，柔和得使人要醉倒。處處似乎都在爲我孤獨冷寂的人做反面文章。然而，悶在一室裏，我似乎更感到重大的壓迫。

噯，春來到人間了，我真的要哭了。

還是澹然出去。在一天下課以後。

孤獨地繞出了北們，在沙堤上夢一樣的踱着。

總想把自我忘却，投入這春底大自然底温情

裏。但堤上大樹底葉子底戢戢的密語聲，堤下小溪潺潺的流水聲，又把我底自我意識催醒了。催醒了，我又把我這孤獨的冷寂的自我，和這柔和的燦爛的春來比較，我終於又感到莫明其妙的心酸了。

——噯！你一對對的鳴禽，我恨死你了。

又夢一樣走過了小橋，登上了小山，所謂F城底公園到了。

於是我又淒苦地想，噯，世上底春正燦爛，我底春是要消逝了。消逝在孤獨與冷寂裏了！也算活過了二十二年，但這條閒懶的臂膊，還不曾抱過少女底腰肢，總是這樣空的冷的永久的休息着。想想也該愧死吧。噯，我要哭了，我真的流下淚來。

我並不想獨佔這個公園哪，怎的今晚也只有我一個人了。世上底女郎，總不會這樣的躲着我吧。——我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山下真的走來了二個女郎了。

我瞥着眼看過去，但立刻我便豎着眼看着自

己手上底書了，我底心跳得利害，像已經犯了一樁罪似的，全身一陣陣的熱起來。

噯，這時候！這時候呵，叫我想些什麼呢，我想獲得些什麼吧，我看一看我閒懶的臂膊，我摸一摸我柔軟的朱唇。臂膊是空的冷的；朱唇似乎也不會生了鬍鬚，我感到幸運，我感到驕傲。噯，我該有些什麼事情要發生了吧。

現在呢，才是老蒼照臨着的時候了。——但總還希望不要再有人來。噯，妙齡的女郎，我和你們來管領這公園吧！

第二眼我又瞥過去。我於是看得很清楚了。

想不到其中底一個竟會是她。噯，這叫我怎麼辦呢！

多不過三四天前吧，我和任打向蝴蝶弄過，她也在那裏經過。

“噯，任先生，你到那裏去。”她終於這樣的問着任。

“到公園去。”任大意的說着。

我當時便恨死了任。任完全是在我面前買弄驕傲，他知道我沒有女朋友，特意叫我遊公園去，要我看一看她和女朋友交談的情形。他們一定是這樣約好了的，任真的在惡意的玩弄我了。

“可是一到她 and 我們相反的走過了以後，我終於問任了：

“這是誰？”

“黑姑娘哪，我底學生。”

“你真有福氣哪。”

“我介紹給你好吧！”

“不好看，不好看，太黑了。”

其實，嘴巴雖然這麼說着，心裏却一百二十分的感激着了。我還希望任會說下去，我便可以乘機顯露些真意。可是，任很大意，不想再說什麼了。我知道，我知道，任一定在愛着她。介紹給我的話，又是在惡意的玩弄我了。

現在呢，我該走上去和她談談了吧。四野無人，噯，我該做些什麼了，我該做些什麼了？柔媚的溪山，請爲我們作主人吧。

我終於坐在岩上了。

第三次看去的時候，她已在我底相距不遠的地方了。我這時大胆了，我當作一個外客似的，兩眼死命的盯住她。她底目光已經好幾次和我接觸過了。而且，她微微的笑，低低的歌，她左手挽過她朋友底腰，右手握住她朋友扶在她肩上的手，駢並地輕輕的慢慢的走。——走，走，又慢慢的從我底左邊走過到右邊去了。我向右邊看去，同時，她恰恰也在回頭看我。

——噯，我底黑姑娘，我要死在你底眼睛裏了。

於是我底書掉下在岩上，向下溜去。我入夢了。

我已經追跡了上去，追上了她底前面，我跪了

下去，含淚的請求。——我底黑姑娘，該可憐見我吧，我是這樣孤獨的，冷寂的。我這閒懶的臂膊，要第一次貢獻給你了。

哈，我勝利了，我終於得到了她底同情，我們雙雙地交抱着了，在草地上，在草地上——我們開始……

“噯！你好！在這裏做什麼夢？”一個聲音從我脚下起來了。我知道這是我靈魂叫的喊聲，我醒來了。然而，我還是坐在岩石上，我底身旁已立着，任和蕙二個人影了。這話正是蕙說的。

“這書不是你底嗎？怎讓他溜到岩下去呢？”蕙低低的說。任却只是微笑着。我知道任已窺破了我底一切了，我真可憐，像一隻受罪的小羊底心情，在上帝也似的任底前面解牒着了。

“起來吧，不用在夢中追逐了。”

任真的知道我了。我怕他還要說下去，我想躲避他。

“到風月樓中吃茶去吧！”

蕙畢竟寬大，這使我不至十分窘迫了。他解了我底圍。

我們登上了風月樓，我還是一句不說話，眼看着書，心想着她。任似乎也不十分爲難，海闊天空的和蕙談着人生哲學。我簡直一句不懂。

可是，我似乎又聽了歌聲了。蕙同時也感應到，向後窗看去。

“啊！×，看哪，這山路上來了兩個女郎呢。”

我知道，她們底歌完全是爲我唱的，她看到我已經不在岩上坐着了，大概又走進樓上去了吧，便唱起歌來，叫我去聽。然而，有任在，我偏裝作沒有聽到似的，不向後窗看去。——黑姑娘呵，我有負於你了。

“那裏？”任同時也向後窗看去了。“這是漢錦和愛南。”

“又是你底學生吧？”

“是的。”

“叫她們上來談天好吧！”

“好的，我就叫她們上來吧！”

蕙和任儘管是這麼的談着，我底心却一聲一跳的隨他們的語聲而跳着。我希望沒有這一會事實現。要不然，我再也不能在這兒坐下去了，

歌聲漸漸的近來，從左面到前面了。

“嚶，漢錦，”任果然伏在前窗上叫了。

“啊，任先生，我們道是誰呀！”這一個聲音真好聽，前一樣的攢入我心裏。

“你們往那裏走？”

“爬山哪。”

“到這裏來喝茶吧。”

“好的，好的。”

真的來了嗎？剛剛我看了她幾眼，她不會對任說出嗎？我偏促，我不安，於是立了起來，向窗外看着。

樓梯聲響了，笑聲起了，我底心更急了。

“任先生。”她們似乎又在很親熟的招呼了。

“請坐，請坐。”任似乎又在向我嘲弄了。我知道他在着驕傲：他能夠請女朋友坐，我就不能夠；他能夠跟女子談話，我就不能夠。他確是在嘲弄我了。所以我更堅定的向窗外立着，反抗他這種嘲弄。

“這一位是董先生，是我底同事。”任似乎又在介紹了。

“這二位是——”

“這一位是李漢錦，這一位是周愛南。”任似乎又把這二位女郎介紹給董了。

這時，我靜待着任底話了。任總該還有話說了下去吧。爲了我，爲了我。然而，完了！完了！接着他們談話聲的却是磕瓜子的聲音了。任是不肯爲我介紹的，我十分知道。

我怎麼辦呢，自己上前去招呼吧？下樓去了

吧？——噯，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因為我剛剛看了她們兩眼，她們也因之不再歡喜和我招呼了。

“唔！”我似乎歎了一口氣，想轉回身來。任立時說了。

“噯！是，這位是×先生。——這一位是漢錦，這一位是愛南，我底學生。”

我跟了任底說話聲回身轉來，我底兩唇顫抖得利害，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但我却看住了她們立了起來和我點頭底情形。

黑姑娘底黑溜溜的眼睛又吞沒了我。嘴邊擠住了微笑，露出一痕白白的牙齒，像梨蕊一樣的白。從她底態度裏，她是在告訴我：“我到這樓上來也是爲了你呀！你有沒有在這裏，我特意上來看看你的呵。”噯！我們現在是變愛着了。我是幸福了。

但事實總是事實。雖然也可這樣的想。她因爲愛着我，便不大好多和我說話，這點嫌疑是要避避的。所以她便不時的和任說話。可是，我總感到淒

然。而且，有點醋意了。

當然，我自己感到，神經衰弱症一天利害一天了。

但我現在却不泛泛然了，像以前一樣。我有了對象了。因為，我愛着她，她也愛着我。

放晚學的時候，我每天便到校門外去踱，我希望她放晚學回來時遇見了我。我預備了種種的說話：“放學了？”——“早呢？”——“今天上些什麼課？”——“你底家在那邊嗎？”——“公園有沒有去走走？”——“我很歡喜去走，星期六下午我沒有課，是必去的，你去嗎？”——說到這裏，如其她笑了，那麼無異答應我了，我便得去幽會了。然而，我在校外徘徊了一禮拜，雖然還是沒有一天不碰到她，有時也點一點頭招呼。可是我終於沒有和她這麼說。今天希望明天總應該勇敢一點說了，明天又希望明天總應該勇敢一點說了。可是總一天一天的延宕下去。

過後，我三天不見她。我明白了，她到家裏去，不再向我們校外過了。我回想起來，我又被任嘲弄了。

任一定愛着她的。但他窺破了我底心，頗頗傾向她。所以乘我這一天獨自出去到公園的時候，叫她故意來追弄我。同時，自己又約着蕙來伺候我。尚幸我那時只看了她三眼，沒有什麼事做出來，要不然任又要對我過意不去了。過後，蕙又預先受任底示意叫我到樓上去，又叫她們上來，又來嘲弄我一會。……啊！啊！我一點不知道，我是的確被捉弄了。我想到這裏，便從校外跑到自己房裏，抱着被頭哭了。

從此，我決心不要再見她了，每天的每天的喝着悶酒，抽着烟。可是任總還假作好意的來勸慰我。他說，離婚和結婚只有二條路，如有困難的地方，還是趕快結婚。人生是多方面的，婚姻不過是一部分，我們不應該以婚姻的緣故自戕，放棄了人

生重大的責任。我知道他底話完全爲自己說法。只要我結了婚，他便可以和黑姑娘結婚了。雖然，他是有夫人的。但黑姑娘就做他底小，也是願意的吧。

所以，他來勸我的時候，我簡直不和他說一句話。

二星期後，女校底校長要生產了，她托任去代課。許多同事都想湊這個缺。我底心跳得利害，但我不說出。

“我總該分幾點吧！”蕙含笑的說“要不然，我會拿了公民讀本，跑到女校去，叫賣似的叫：“公民要代否？公民要代否？”……”

一室人都給蕙說的笑了。我却十分恨着。他莫非因爲我分不到代課的鐘點，這樣的在說出我底心事吧。

然而任畢竟是好人，他竟叫我代五年級英文去。雖然，她是六年生。我們不能眼對眼的相聚一

堂。

各課都分担舒齊了。任自己代六年級英文。於是我底心又冷下去。我底意料不錯，任是實在愛着黑姑娘的。

總是女子底肉底香引動了我吧，我更感到煩悶了。連很普通的字，也會讀錯了音。引得她們哈哈的笑。但是我感到勝利了，我在她們底笑聲中像有所獲得了。我似乎也不再需求別的什麼了。

同時，我對於黑姑娘也冷淡起來。

黑姑娘怕知道我這心事吧！却又常常來打動我了。我有時故作獸樣，任她調弄，我有時像很機驚似的，又向她進攻。我快樂極了，我滿足了一切。

於是我變成一個很有勇氣的人了。我會罵人，我會和任爭執；終於在有一天的早晨，我又決然的辭了職，跑到上海去了。

孤獨地住在上海，怎麼使我不想起黑姑娘來呢。睡覺的時候，帳頂上見到黑姑娘底影。喝酒的

時候，酒精中見到黑姑娘底影。抽煙的時候，煙霧中見到黑姑娘底影。打牌的時候，一個個肅子裏見到黑姑娘底影。我真的想得昏迷了。我再也忍不住了，我開始寫信給她。

“漢妹，我親愛的，請你接受我底心吧！幾日來的想念，使我不得不來寫這封信給你。

我第一次認識你，是任先生介紹的。那時，我就覺得你真偉大，你有一種不可言說的力吸住我了。從那時起，我便這樣自誓，“×是漢的，×是漢的。”

過後，我也不知怎麼，只想要見一見你，就會覺得安心。我可以對你起誓，我每天在校門外守候，都是爲了你喲！爲了見一見你喲！可是除這一點想念外，再不致另有非分的想念了。因爲我還不會聽到你對我說：過“漢是琪的，漢是×的。”

終於我因任先生的介紹，又來你們學校裏教書了。這時候，你便和我很好了。不是那一天嗎？我

在五年級教英文，你們六年級剛剛休課，你便跑了過來，隔壁的學着我讀英文的聲音。我讀一聲(Love)你也應一聲(Love)我讀一聲(Kiss)你也應一聲(Kiss)我讀一聲(I Love you)你也應一聲(I Love you)……啊！我昏迷了。我那時恨不得立時丟了書本，跑到你面前，祈誠地跪下，抱着你的腰，說一聲：‘啊！我的愛，我的心肝，我愛煞你了，讓我抱吻一下吧！’”

我下了課，在休息室裏改抄本，大概是上午的第四時吧，你又因為沒有課走到我地方來問字。你說，任先生教你們英文，教的太快了，連音都不易聽準，你便請我讀，你一聲聲的跟着我讀。你底身體是和我切近得這麼攏，幾乎你身上底熱傳到我底身上來了。

終算應酬似的說了幾句正經話後，你開始翻我桌上底書。我那時，剛剛帶來了一冊(Western Poetry The Romantic Movement)你翻開了那冊

書，看到了一條粉紅的書籤，你便問我那書籤是誰贈的。我說，像我這樣孤獨的人，還有誰肯贈送呢。多不過自己買了來安慰自己吧！你於是笑了，掩飾似的問我書中說些什麼。

你總該記得吧，那時，我曾經給你解釋過一首海涅（Heine）底詩。

you lovely fisher-maiden
 Bring now the boat land;
 Come here and sit beside me;
 We'll juggle hand in hand.

you head lay on my bosom,
 Nor be afraid of me
 Do you not trust all fearless
 (Daily the great Wild fere?)

My heart is like the sea, dear,

Has storm, and ebb, and flow,
And many purest pearl-gems,
Within its dim depth glow."

(你可愛的打魚女郎，
請把你底船帶在岸旁，
來到這裏並坐，
手攜手的談個快暢。

你把頭兒放在我胸上，
不要爲我畏懼恐慌。
你不是毫無恐懼，
每天在那大海洋上？

我底心像一個海呵，愛，
有潮，有汐，有風浪；
還有許多純潔的珠子，
在牠底裏深藏。）

我這樣一邊讀一邊譯給你聽。譯到最後二句，你笑了。你說，那麼，先生底心裏有沒有真珠子喲？讓我來探一下子。我以爲你不懂這話底意思，含笑地回答你說，並不是真的說是珠子喲，珠子不過象徵純潔的愛吧了。於是，你兩頰緋紅的跑出去了。現在，我知道我這個說明是蠢極了。聰穎的你，早已領悟了個中底意味了。你底話，正是在暗示我喲，而我却使你失望的回去了。

漢妹，我親愛的，原諒我底粗露吧，不能領解人家心事的人，是再也沒有的粗露了呵，

過了幾天，你又到我休息室來。你便和我談起做人的問題來。你時常有點感傷，我總勸慰着你。你說，年紀也已經二十將近了，還是讀讀這些沒出息的書，像這樣過去，終不是一會事。學問底真工夫沒有，人生底閱歷總應該深一點。我想到上海等處去走，可惜沒有同伴。我這時，便大胆地接上來說，要是我陪你一道去，你又怎麼樣？你點了一

點頭終於面紅了。漢妹，親愛的，當時，我還沒有勇氣呵，現在，我却十分盼望你來了。你能答應我嗎？

最後，我還當對你說明，這次我突然的辭了中學校裏的職跑到這裏來，事前，你是一點不知道的；事後，你大概總有所聞吧，你總也像一般人想象的以為我和任先生起了衝突離校的。其實，我還是爲了你嘛！因爲世人給予我的太少了，你給予我的又太多了，使我每天感到不安了呵。同時，我想逃到這裏以後，寫信來叫你，你也可借着投考學校的名目到這裏來吧。漢妹，我親愛的，不要使我失望了吧。

我底住址是在開北北永興路永和里三千五百三十號樓上。

你底××

我把這信寫好，看看信封和信箋，不大合意。便又跑到一家書坊裏，買了一束粉紅的洋信箋，湖綠的信封。重新正楷的抄了一通，端正的封好跑

到北火車站對面郵局裏掛了號。

回返的路上。你感到快樂。我想一想將來該有什麼事了，我便發狂也似的笑了起來。

走進了房間，扣上了門。我又喝酒了。酒紋中我見到她底微笑的渦暈，水盈盈的眼波，欲滴的吻涎。我便拚命的喝下去，像她底整個底靈魂給我吞服了，白玫瑰竟喝完了一瓶。

沒有了酒，接着便抽煙。我一口口把烟霧吐了出來。我又見到了她底綽約的姿態了，她含着笑，挽着友人底腰，走了過來了。走了過來了，似乎還有歌聲，也在我耳管盪漾着了。—— 噯，幻影破了時，我又傷心的哭到在床上。

—— 噯，總該會有來信吧，我又呆想起來。今天寄出，明天早晨到了甯波，當天送到外濠河，要是趕快些呢，早班可帶到西塢，明天夜裏，她可收到這封信了。但是她是不住在校裏的，總還要等後天才收到。但是，這又不好了，我寄的掛號信，郵局

爲慎重起見，例應要遲發的。錯了班；她也得在大後天收到了。已經三天了，就是她即刻回信，也要待五天後才能得到她底復信呢。唉！這可真的要急死我了。

——但是，真的來了信了呢，而且，約定了什麼日子到了。那麼，我將怎麼辦呢。幾天以後，她還不是在我底臂膊裏了嗎？噯，我將怎樣安排我這一間房間呢。假鐵床太豎足了，桌子雖還可以將就，但沙發總應該有一把吧，要知道在沙發上抱着接吻，以及什麼什麼是多麼有意味的事。

——但是，真的這樣的，我底那個家裏定着的夫人又怎麼辦呢？提出毀約，我底母親將的要知怎麼樣了。但，總不至有什麼吧！什麼事，當由自己做主做去，有什麼困難。且等困難到了再說了。……

於是又是同居了後的各種勾想的電影，一幕幕映過我腦際。我底兩頰感到熱了，身子也耐不住了。好像她底身子緊緊的在我臂抱裏了。一種女人

蒸發着的香氣，向我鼻子一陣陣輸送過來了。我沉醉了，我入夢了。

一禮拜後，還不見有信來，我知道是絕望了。黃浦灘旁便每天多了我一個人影，滔滔的黃波浪，我也不知對牠立下了幾次心願了。但，最後，還是買了酒，跑回了宿舍，喝着，哭；哭着，喝；我真的想立刻了結呵。

不知什麼因緣，在黃浦灘頭突然的碰到了蕙。

“噯。你從那一天出走後，竟沒有一字的消息給我們，你真硬心了。”

蕙握着我底手，狂歡地說。我這時感到人間的愛了。在校裏，蕙每幫任說話，我也非常恨他，現在覺得蕙是可愛的，任呢，也不是怎麼想捉弄我的人。我哀愁地說明了我近來流放的情形，蕙真的也同情了。但蕙始終還不會知道我和黑姑娘這件事。

“任已經到了廣東去了。F縣，當然不允他住得下去了。”蕙接着又說，“恰巧，廣東的闊人，也叫他去幫忙。我想，現在，總該找一條出路吧！革命，似乎是一件頗有興味的工作；雖然能力薄弱一點，但也想看一看任底樣，試一試看哪。明天，我便想到廣東去了。”

我聽到蕙底話，好像蕙的飽滿的精神，在壓迫着我。我真是個可憐的人，世界給予我的這麼少，現在，連她也丟棄我了，不再給予我一些安慰了。本來，我想以生命償還給她。但，現在，我知道，她以前愛我，是因為我那時是中學教員，現在棄我，是因為我此刻是個流浪的人。我振奮一振奮自己，在廣東如其做了什麼祕書之類了呢，她又怕不是我的。我第一封信裏，就可以這樣說：“你不愛我，我也不希罕你！”

終於，我也這樣的決定了。回到宿舍來，昏亂的睡了一夜。夢夢的睡下起來，起來睡下，不知想

些什麼，不知寫些什麼。

到了廣東後，任說自己原是在總部供職。但也沒有什麼勢力，可以安插我和蕙。我幾次請他總設法看，他幾次回絕了我。我把來意對他說了，雖然是穩約的說，但他似乎也不同情我。我知道了，他這種舉動，完全是報復。在女校教書的時候，漢和我比較要好，他是明顯地看出了的。他後來對於我去職這一樁事也毫不在意，就因為從此我和漢離開了，他又得和漢去談情了。這次漢不給我信，我可斷定信是寫給了任了。任底地位一天天高起來，由教務主任到了祕書，漢畢竟是羨慕着的。漢和任真是好好兒的一對呵。倘然任給予我一個機會，怕漢又會傾向我來吧。所以任這麼堅決的拒絕我了。

唉！有什麼法想，事實究竟是不是如此，我無從知道，但我不能再在廣東住下去，却確定了。

五天後，我又和蕙趁着船被任送回來了，

蕙真是個可愛的人，他又聽進了任底幾句話

了：“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但這裏也不是個理想的主國。貪官污吏還是如毛的多。革命總在於切實工作。回去吧，向下層做去。必要時，也得響應。我呢，可惜不能回去呵。”所以他總是十分快樂的在船上笑着談着，我却在笑他底笨。

回到上海的我，雖然還想着她，我底黑姑娘；但生底意識却抓住我了。大概在船上受了薰底影響吧。薰，每天總要給我說些他底人生底創造的理想。他說，無論怎麼，困難是免不了的，但總該要做一做吧！他又說，革命是有意義的，惟一的目的是要叫一般過非人生活的人來過，過人的生活。革命就是創造人類。雖然他底話。我有時聽了也有點厭，但我總被他感化成功個有生氣的的人了。

人有了生氣，便覺得以前種種猜想有點靠不住了。我不想革命，但想在小範圍裏做一做人，把自己神經衰弱病修養好來。因之在上海找到了一個小學校裏教書的位子。

一星期後，我似乎能夠心平氣靜些了。頓時覺得以前的行動，不特在夢中，而且在病中。我啞然失笑了。失笑我多心，竟錯猜了枉愛着漢。

我無意的走過以前住過的一座房子外，又想起了漢，便進去和房東談談。二房東沒有在着，他底夫人迎了我進去，同時，還交給我一封信。可是很奇怪，那封信既沒有郵票，也沒有烙印。我得了那封信，看一看筆跡，似乎很像我自己寫的，但一看到‘漢錦留言’四字，手就即刻顫動了。房東的夫人想給我說明的時候，我就不耐煩的告辭了。

一壁走着，一壁拆着信看；這是這樣的寫着：
‘親愛的×哥。

接到了你底來信，我就滿懷的快樂，我底心完全被你佔領了。

那裏會曉得你在捉弄我呵。當我到上海的一天，正是你到廣東去這一天嘛。

我所以不急急問你的信，也因你底信到我的

地方也要五天工夫，而我自己七天後也可到你身邊了。

誰知你竟拋棄了我呢？

現在，我雖然想住在這裏來候你回來，我底經濟似乎也不可能了。

我徘徊在你住過的一室裏，我將往那兒去呢？逃出來的人，回家是沒有的事。我只好走上了這一條路了。

但也因為想到你終要在埋怨我辜負了你，所以我留下這字條來。雖然，你將來會不會見到這字條，我是不可預料。但我總可以對人間宣告沒有做過一椿對不起人底事了。

最後，我含淚的希望 you 努力革命！噯！天哪！我真的要走上這條路了？你底永遠別了的漢錦。

噯，真是一個惡夢呵。爲了這封信，我又終於被學校當局請進到醫院裏了。三年後的今天呢，我

是從醫院出來了，任險些兒被殺頭了，薰却確實地被搶決了。海角天涯，我又何處去找我底漢呵！

八月，四日。

三封信

我底朋友淨沙死了！關於他致死的原因，我們在他底這三封信裏很可以明白的看出。其實像現在這樣的時候，活着也沒有甚麼意思，死了反覺得更其安耽；這也並不是因為我是個死底讚美者，就是生底慾望很濃厚的人，在現在，差不多都這樣說了。

至於我為什麼要把他底信發表，根本還是為着‘無聊’。我覺得世間底事，都是為着‘無聊’。為着無聊去看女人，為着無聊去喝酒，為

着無聊去革命，爲着無聊去殺頭，……無聊就是人生至大的目的。

所以我也爲着無聊，發表了他底信。

第 一 封

劍影，莎菲：

我一想起你們倆底名字，就覺得要出眼淚，因爲你們給予我底太多一點了，使我頓然悟到世人給予我底爲什麼竟這樣少？

我有一個母親，她是愛我的；可惜她現在年老了，愛我的日子也不會久長了。我一想到這着，我就很害怕；我想，一旦不幸落在我底頭上，我連僅僅這一點點的享受，都沒有分了，我將如何去過日子呢？世人對我，似乎都有些惡意，在那一個時候，我失却了母親底愛護，我將不知要被別人家底兒子如何欺凌呢？

我就這樣的想到了你們，你們對於我的愛護，直是我底第二母親；你們底家庭，直是我第二家

庭。——啊，不，我那裏有家庭；我那裏有第一家庭！我底家庭只有惡魔居住着。我底母親，她雖則年老了，齒落了，髮脫了，她還是遠離所謂她底兒子底媳婦孤獨地獨自一人居住在一間破落的小屋裏；她底飲食，也還是自己掙扎着做，我有時，想起我底年老的母親花着眼拿了一個火管在灶門前漏風也似的不接氣的吹着火的情形，我底眼淚便如麻也似的流了下來。我從此益發證明我是沒有家庭的入了。劍影，莎菲，我如其是有一個家庭的人，我底母親，我底年老的母親，難道還沒有吃一口現成飯的裕暇嗎？難道不要讓她有限的白髮枯瘦的兩頰在火燄中燒去在火光中炙着嗎？劍影，莎菲，我確確實實是個沒有家庭的人呵！你們底家庭，就是我流浪人駐足的所在了！

回想我五月之間，不幸姑娘降臨了我，我被幽禁在小世界裏，唉！我底劍影，那時你不知爲我受了多少虛驚。你一天到晚爲了我奔跑；你跑到東

邊，又跑到西邊；你跑到西邊，又跑到東邊。聽說，有一天，你知道我是要判決死刑了，你底愛，唉，莎菲呀！你爲了我只是落淚，飲泣。你，劍影呀，你竟坐在一輛空無人守的人力車上，癡癡地過了一刻鐘之久，你以爲坐在車上，車夫已經拉着你走了。那裏知道你一醒悟過來，車子兀自守在原地，車夫連人影也沒有見到，你急忙下了車來，另叫了一輛車拉去，……啊！劍影，莎菲，凡關於這些種種，是使我多麼的多麼的感激你們呵！——然而，我現在知道，你們是我第二母親，我只有盡力的把我整個的心提出來交給你們，希望你們收受着，也說不到感激與不感激了，因爲愛是無代價的呵！

然而，劍影，莎菲，愛是無代價的嗎？那麼我底母親，一生只愛着她底三個兒子，爲什麼，她底兒子給予她底都是痛苦做代價的呀？啊！我想到這裏，我只有，我只有死了才能贖我底罪孽呵！……

這是如何明清親切的一天喲！我從小世界裏

出來了，而且，返家了！啊！我底家！……我跑過到母親地方去，母親臥在床上；我跳進了房裏，低低地叫一聲“媽媽”，急便回過了頭來。母親却一聲不響，連平日叫慣了的“侖呀”的一聲都叫不出來了！待我坐落在母親底床前，啊！我底母親嚟！你爲什麼兩眼上眼淚竟像隕落的流星，顆顆的落着呢？啊！劍影，莎菲，那時候，那時候，我母親俊忍不禁的酸楚的心情，是會把普天下做兒子的看到了都要下淚的嚟！

‘侖呀，你來了！’

沈沈地過了一刻鐘後終於我底母親這樣說了。說了，而且，凄抑的哭了！我呢。儘把頭子向上抬，向上抬，但是上帝！我底眼淚怎麼不會逆流到肚中去，只是循着兩頰向衣襟上滴來呀！劍影！莎菲！你們爲我想想，這時的我，還會是個握着拳頭喊一聲“幹去”的人嗎？我只是回想到我十五歲那年。我底父親於八月中秋後二天底一個早晨泛着

他無光的眼，看着我們哭，看着我們滾，最後咽了一口長氣和我們告別了的那種情景了。——因為，我底劍影，莎非呀，我底母親是爲了我把瘡柱……跌斷了，……跌斷了，再也不能動彈了，一連三天不會吃喝了……。麻楷似的手臂，麻楷似的足骨，枯骸也似的兩頰，乾艸也似的疎髮，……我底母親是沒有一絲一毫生氣了！我想痛哭，抱着母親底腰痛哭，像那一會父親死去的時候，母親從地上把我抱起來一樣的痛哭，然而，上帝，我底母親是不會動彈了，我底母親是把瘡柱跌斷了，我底母親是一連三天不會吃喝了！我的母親嚙！……

“我那裏會信得過呢，說你已經出來了。現在你真個來了！”

我底母親說到這裏又抽噎着了，我呢，只有陪着淌淚。

“我真是悔死，那一天，我送你出門的時候，老鴉在你頭上叫了三聲，我想叫你回來，可是你這樣

不要家，執意要去，我也沒法，不料……’

我底母親又是淚，泣，抽噎，……

‘也是你底女人說的好。‘爲什麼不叫他回來，現在事出了，偏又這樣說了。’……”這是旁的人說的話，然而我底母親聽到了這一句話，更其凄咽了。接着我母親又說：

“我也是爲了這一着，悔死了！悔不過來，我只是哭，只是撞；……可憐，朝友底女人，——唉，我們底女人，還會照管到我底母親嗎？——她拉我也拉乏了，一失手，我底背脊，就落在床側上，所以現在我底背脊是斷了……’

天哪：這是誰底罪過嚟！劍影，莎菲，我做了兒子的，竟使風燭殘年的母親，尚不能過平安的生活，我還有臉皮在世上活着做人嗎？

‘我想想，在你二哥底時候，我也沒有這樣怕懼過；只是耽心他不知什麼時候可以出來吧了。在你大哥被強盜捕去的時候，我也沒有這樣怕懼過；

只是爲着他剛剛死了老婆，家中負擔不住，還要拿出錢去因而傷心吧了。可是你，唉！侷呀！你這次是處在如何危險的地步呀！今天傳來斬了十八個頭，明天傳來鎗斃了二十多條命，而你，唉！侷呀！剛剛在這個時候……這個時候……唉！天哪！現在我底命雖沒有什麼，但是靈魂總也嚇出了……”

“媽媽，我不……”我低低的叫了一聲，再也說不下去”了。我底母親喲！你底兒子，倒還沒有什麼，現在還是個有靈魂的人，可是你底心却被你底兒子擊得碎紛紛了……

劍影，莎菲，我底母親現在僥倖還沒有什麼；總算漸漸恢復了她底康健了。這是上天不願降災在一個爲了愛的緣故，受盡了人世的苦難底母親底身上吧！

然而。我底母親康健恢復了，做兒子的我，終於又負着氣遠離了，遠離了，漂流在人海之間，去飲人海底苦水！我知道我底母親是無論如何放心

不下的呀！

當我動身的一天，母親差不多有一萬次囑咐，叫我不會打向城裏過。因為城裏是一縣底政治底中心。母親是看作惡魔之窟一樣的。在那裏有牛頭馬面，有狐狸妖精，都是仇恨她兒子的，都想寢食她兒子底皮肉的；她底兒子又是隻身出門，一不幸是不會有人救護了。所以她要我從松林到忠義那方面去。可是一生拂逆母親意志底我，在當面是唯唯地應許了，誰知這一晚，我偏宿在城裏，我遇見了我們底戰士，我底狒狒，我們談了許多話：我似乎又要握起拳頭來了。“幹去”底口號又在我口中喊出！我又忘却了我底母親了。

第二天我到了N地，見到了你們。那時，我很沈默。你們當然不知道我心中蘊藏着的悲哀。我為什麼要離家，而且是在此四面楚歌的時候離家。因為我覺得我已經沒有出路。在家裏是處處碰壁，在社會裏反正也是處處碰壁罷了。而且究竟，社會裏

底路比家裏底路總闊大得多了。我爲了這個緣故，所以忍心拋了天地間只有她一個人是愛我的母親，去尋找我生命底戀火與希望——於萬一的僥倖中去尋找我底出路，所以我終於到了N地。

但這混入切髓底N地，那裏有我駐足的一錐地喲！我第一步跨上了碼頭，我又想到了。四面都是想陷害我的人，四面都是毒蛇猛獸，我對於他們倒沒有什麼，他們對於我却連我底一舉一動都道是懷有惡意的了。我透不出氣來，我要窒死了，我轉不得側來，我要困死了！我非離開N地不可！我非另找出路不可！

而且，我在小世界裏心中受着的痛創與驚恐，在N地住着的時候，更會使我一幕幕的像電影也似的在腦幕上回憶着，我戰懼，我悲憤，我恨不得把全個的N地沉沒在海裏，使N地底人類個個滅亡，使N地底污點，處處消淡，刷去了我底痛創，洗淨了我底驚恐……。然而，這是可能的事嗎？……

這是我夢中底幻想呀！這是我夢中底幻想呀！N地！爲了這個緣故，我就要和你永訣了。

劍影，莎菲，那一天，我決定要脫離了N地以後——但爲了你們底緣故，不敢明明的向N地宣誓永不再來。——你們親送我到車站上，你們指着太陽對我說：“向着光明！向着光明！”我接受你們底好意，最後握一握手，我跳上了火車了。一聲的氣笛，我們底手帕高揚了。

在一路的行程上，我只是想着你們，想着母親，想着生命底戀火，想着光明。在這個時候，我是平安的，我是快樂的。料想你們和我母親底夢總也是做得平安的，總也是做得快樂的吧。

誰知我到了杭州以後，又使我如何失望喲！我生命底戀火從此也撲滅了！我喲！我喲！我已經完完全全是個行尸走獸了。我還有什麼生意呢？母親喲！劍影，莎菲喲！你們是白疼愛我一場了。我要在斜陽荒草中去過我底殘年了。

我到了杭州，我就去拜望我底朋友丘君。他見到了我以為我是應他底函招而來的，其實他給我的信，我是不會接到過的。他很希望我在這個時候會有一個適合我脾胃的位置安置我。但我一到了杭州，我似乎又知道這裏不是我插足的地方。這里底人也是一樣的堆着面具，這裏底路也是一樣的有陷阱，而且沆瀣一氣，這裏和那裏都是一樣。這裏是一省的政治底中心，這裏底妖精愈多，狐狸愈大，法寶愈多，迷術愈巧，我斷不能插足；因為那裏底執行，還是這裏底號令呀！我為什麼昏聩到這個地步，竟一步一步愈走愈近了陷阱；竟一步一步愈走愈是個送死地方！劍影，莎菲，為什麼你們竟也想不到這着。現在雖則丘君要我寫履歷書，但我是知道的，這不過是已經絕望了的死人底安心劑吧了！我斷不想在此立足的了！

但，劍影，莎菲，我實在對你們說，我是不願離開杭州的，杭州是個多麼可以紀念的地方喲！明媚

的青山，灑灑的湖光，固然是誘人的，使人再也不願輕易棄掉。但是，但是，劍影！莎菲！你們可知道我底隱衷嗎？我這七年來只是隱悶着的苦衷！我爲了牠，不知有多少夜不曾睡覺；我爲了牠，不知寫過了多少的小詩，我爲了牠，不知潮漲了多少次的熱血。我記得，整整的記得某一夜在一個稀星疎影的園中聽到了友人述說的一個故事以後，——實則是不幸的消息——我返到宿舍裏，睡了又起，起了又睡，終於脫了上身底衣服，拭着大點的汗珠，寫着一通熱話，才安穩地睡去。但是一到第二天，我仍如熱鍋上底螞蟻，坐立不定的！昏昏沈沈的，過着所謂人底生活。直到第三天第四天……第六天才稍稍回復了我狂熱的狀態，拍着胸頭來看遺忘底來到。然而，我總還不時的含着眼淚，寫我不願寫的話。爲的是，我是萬里飄零着，爲的是，我是一個完全絕望在舊日婚姻制度下底人！……唉！我現在想來，倘然在那時，我因熱病

底關係，投入在海裏了，那我也可算幸福了！今日的責罰，這樣重大的責罰，我底心如何負擔得起呀！

劍影，莎菲，你們看了上面一段話，你們一定還不知道牠底就裏。是啊！人生本來是一個大謎。一件件的世事，便是一個個的小謎，我又何必對你們道破。現在，我不憚煩厭，把我底日記抄幾節你們看看，你們也當作謎語看吧！

八月十一日

今晚我心中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情意，是悲哀？是歡喜？我無從知道，然而總是我底不幸喲！天下事，最難堪的怕就是心裏懷抱着一個無上尊貴的愛神偏去聽人家述說他無上尊貴的愛神和別人戀愛的故事這一樁事吧！我知道一個人遇到了這樣的境地底時候，他必會死去。——然而，你懦怯無恥的人喲，你為什麼不死去？

然而……這又是一種不同的方式表現着的故事。——不同的方式？唉！……

今晚，我碰到 M 君，我們同坐在湖濱公園。他是對我這樣的說了。

“紫英，現在和我很好呢！”他從別一個問題上，突然提起了紫英。當然，紫英我是認得的，而她是我……然而我是個性格堅強的人，不願將我隱闕顯示給人。

“是那一個紫英？”我偏是那樣說。

在 K 省的時候，你明明認識，你是認識她的，現在怎麼又知道了。而且，前次你在杭時，我也對你說起過，你怎麼故作癡呆喲！”

“哦哦！是那一個紫英嗎？因為平時只記得她底名字桃芬。”我這樣的故意底一辯，似乎可以表示我對於女子的漠視了，然而天哪，我那裏是這一種人呀！“怎麼一會事了？”我接着又說。

“她和她底愛人又分離了。”他接下去說。

“有一天，她寫信給她底愛人，說，從前種種，我從十字架上懺悔了。這樣，她底愛人便從上海跑到杭州來，面談一切，經他們各自承認後，便解除婚約了，這就是前一月的事，可是她底愛人也並不感到怎麼，仍舊一道和她玩，有時還拉着我們作陪。

“她對我似乎很好，後來。

有一天，在酒樓上一同喫着酒，她酒興頗豪，一杯一杯的和我賭着，她底愛人也在座，看了她那種豪放的舉動，只有微笑。最後她醉了。她醉了，似乎更傾向我了，她贈了我一塊帕子，一路上她又和我談着。

“她底愛人去後，你前次來了，我也曾略略和你談及。我和你一道到她寄住的朋友地方去看她，她却不在。你那時爲我寫了一封信給她，她底朋友轉遞了給她。她那時是住在湖

濱一個別墅裏。第二天她就來看我，她對我似乎更親熱了。

——天哪。我竟是寫情書的名手了，使他們竟進一步認識了，而且她是什麼人呀！我這樣想着。

“她有一夜招我去。”M君繼續說着。“在月影綽約的樹下，我和她談了二點多鐘。到底我們談些什麼話，我也無從記起，可是我們一碰到，我們要談的話便很多，而她又是這麼的雄於談論。——後來來了個我底朋友，她脫兔也似的跑了。

“第二天，我底朋友請我客，并且也請到她。她起初是不來，過後酒筵將散了，她又來，她大方的招呼着，這李先生那王先生，都叫得很親蜜似的。她實在是個天真爛漫的可愛的人。

“她現在又認識了L君，但在我底面前，她總說L是個小政客，她老不歡喜他。

“現在，她住在這裏，你可以去看看。他”

“噯”，我只淡淡的一笑。“我爲什麼要去看她。

’我這樣的想着。“她那裏還會記起我呢！”…

……

八日十九日

今晚我終於看到她了。當然，我得聲明，她並不是神祕的東西，尊貴的女神，她只是個平凡的女子。

有許多詩人所歌詠的愛人，斷不是事實上這樣的一個平凡的女子，只是一個想像上底神。這個神就是他胸中滿腔的無處發洩的熱愛底化形。所以詩人所歌詠的愛人，只是歌詠他自己底‘愛’。然而今晚因了她破壞了我七年來的幻想了！事實上我明白了，想像界裏又將我一尊光輝的愛神底玉像打破了！我將不復歌詠了。

偏又是L君底介紹，我開始認識了她。這

是第一次的認識，我應該這樣說。我生命底戀火熄了！

我們宴後坐在湖濱公園裏，M君又談起了她底事。M君憤她父親對他的漠視，不願再上她家去。然而H君強着要去。我只是淡淡然，怕小心担受不起過度的震動。

她是住在H君而且也是L君底朋友家底隔壁。我們先走到H君朋友底家裏，他們都在門外乘涼，我們也坐下了，M君獨自留在室內。

我一眼看去，知道這是她了，這是她了！坐在隔二丈遠的所在。她似乎也在頻頻的看我們。

我有點不安，熱極了。我走進室裏去躲避着。L君正在和M君談着，M君請L君爲我介紹給她。我阻止着。L君出去了，我更其不安了，心跳得十分利害，我仰坐在沙發上。

“請你去嚟，”L君向我說。“你已經爲我

向她介紹過了。”

“我不願見她。”我立了起來說，“似乎沒有什麼意思。我在室中徘徊着。接着，一個女子進來了。

“那一位是淨沙先生。”

“呃”我侷促地接上去說。

“請到我們家去，泉軒伯也在着。”

“哦！他在着，他在着。”我記起了，他是我底大兄底朋友，於是我不得不去了。她底母親很殷勤的招待着。我和泉軒談了好多的話；她和我君絮絮地談着，有時也零星來插說幾句。

她問起了我關於她底老師蘭姊底消息，我回她說，蘭姊已經死了。她問起了我菊姊底詩集可有出版？我回她說，已經出版了，書名叫做歲寒堂詩鈔。她問起了我，我們村裏底情形有沒有什麼更變過？我

回她說，以前也如此，現在也如此，只是門前底溪水却比你在着時更乾燥了。學校也已經改作完全小學，校舍器具都比你在着時刷新了。她聽了我底話，又說，她本來在去年就想到我村裏來走走，因為我村裏底風景，常常會使她想起，後來不知怎麼，終沒有實行，現在，只好待諸將來。我回她說，好的，好的。——這樣我就會過她了。

劍影，莎菲，我竟自己好笑起來，我為什麼要把這些話抄上來給你們看。然而這是一幕滑稽不過的喜劇呀！祇是我腦中却顯現着一幕幕傷心往事。我是個從少就在買賣的婚姻制度中斷送了青春的人呀！我對於往事只能算作是一個夢。我在夢中總算看到人家對着我微笑過；我在夢中總算間接聽到人家說起我名字，關心我們夫妻間愛情過，

我在夢中總算在一個女孩底吻上互傳着吻痕過；——總之，我在夢中總算第一次接觸到處女底心而感到喜悅過了。我從此，我底生命上，便增加了一股戀火，我底想像上便塑起了一尊女神。我從此便在婦女神足下。開始我藝術生活。而今，晨霧散了，美麗的幻影破了。玉琢的女神倒了；我確實地感到了幻滅底悲哀了。我以前雖則事實上是空無所有，但尚有苦痛之杯日日夜夜深斟着，我痛飲着濃烈的香酒，我飲了一口，我心懷便為暢快一會；然而，而今，我連這苦痛之杯也無法把持了，我把牠擲破，擲破了我底幻夢，擲破了我過往的半生，擲破了我將來的前程，我萬分懊喪，我萬分自咒，我底行動為什麼竟這樣愚蠢？第一我此次不應該來杭，第二我這晚不應該接見了她。劍影嘯！沙菲嘯！生活在夢幻中底人是幸福的呵。請你們深深記住，什麼事情不要把牠看破，看到了八九分便當回轉頭來。否則你底苦痛將會變成了一柄銳利的

斧頭，來剝削你生命底層岩，波濤一般的眼淚，就要送去你青春底一半了！

然而，我們根本是要喫飯的動物，我們非從夢中醒來不可，而況現在是什麼時候，我正應該醒悟過來喲！這一個打擊，正是擴大我前程的轟聲。我還有什麼懷恨於人呢？於是我並不失望，拋棄我西湖底繫念，走入了城市，接見了我們底戰士，我快樂極了！我似乎又有一個世界在我眼前開展開來了！……但是，接着，我又想起了我底母親，想起了你們，我又退却，我又畏避，上帝！我要對你們說我所極不願意說的話了。你們聽着，你們聽着喲！你們確然是我底仇敵，母親更甚是我底大仇敵。尼采說：“愛和憐憫都是惡！”我真實地印證着了。所以現在我不敢作一個戰士，完全是母親和你們底緣故；使我軟柔得像一隻綿羊似的，再也不敢在風中倒豎牠一根白毛了！我現在只希望，只希望，……母親早日，早日……死去！……你們，你們

早日，早日……仇恨我，深惡痛絕我……然而，上帝，我不應該說這話，我不應該說這話！

這是昨天的早晨，我和舍戈和H君一同到湖濱某旅館去看一個朋友。談不多久，H君起來，拉着我底手向門外走去，我們行在湖濱了。我們談話開始了。

“他們又在向你攻擊了。”

“那是意中的事。其實我並不想抵禦他們。他們底攻擊也太無聊了。”

“他們因攻擊你而又連累到老先生和我。”

“這是怎麼一會事啲？”

“他們說，我們縣裏底事，老先生不死是弄不好的：他們說，老先生是你們底保護者，我是你們從中主持發號施令者……”

這似乎太笑話了。我是恨死了我們底故鄉了的。那里簡直是我底墓墳，除非是鬼還願到這墓墳中去混鬧。”

“然而他們已向各方控告你了。”

“以什麼名義呢？”

“什麼名義，現在時髦名字多着嘞；而且！他們在××處控告着，還說你勾結寧海著匪××，——就是你底紫英底父親，擾害地方呢！

“那末，這是我走的時候了。”

“……”

“那也沒有什麼。我本來早已想到，這裏不是我底天國，我並不是什麼走不了的。不過，連累了你們，那是我心中最不安的一樁事。”

劍影，莎菲，在這些談話裏，你應該知道我現在所處的境遇了。我走到那裏，他們便會跟到那裏，來向我攻擊。我底路完全是走絕了，而我底身邊所有的錢，又一天天的少離去，你們託我買東西的，也早給我用去了。而我又非離去此不可。‘到那兒去呢？到那兒去呢？’上帝，這就是我此刻的大問

題了。劍影，莎菲，像我這樣一個人，死了本不足輕重，只有一個母親是會紀念着的。但也正爲了母親一個人緣故，我不敢去死。我現在是只有一條路了，雖則母親聽到這個消息，也會要傷心落淚的；不過，她總還得自己騙解開了，她底兒子是悟道了，修仙去了！

劍影喇，莎菲喇！我現在似乎有點定命論底想念在起來了。我年幼底時候，人家都這樣的喊着，當作了我底別名。我也並不覺得憤恨，我似乎感到一件袈裟披在身上，也是頗有意味的事。這次六月間，我在家裏住得煩厭了，曾經到天台去旅行一趟過，雖則我們因了土匪關係還是中途折回，然而，無論攻擊我，知道我的都說我是已經做了和尚了。這個空氣遍滿了一縣，誰都相信着；只有你們是知道我不會發生過這件事。然而，現在，我却先在這裏向你們透露一點消息，我是已經這樣決定了。我是應了這個聰明的預言家底預言了。

寫到這裏，我底心和平了許多。我因為要向世人顯明地表示我底怯弱，我不得不宣布了我底總退却！請你們不要傷心！請你們告訴我底母親，也不要傷心。可憐我底母親，她底苦痛，有誰可訴？她底傷心，誰去撫慰？我在此要大號三聲：

“我底母親喲！我底母親喲！我底母親喲！……
……”

你們的弟弟淨沙 八月廿二日

第 二 封

劍影，莎菲：

我底願望終於又不曾達到，我是如何一個怯懦的人呀！我底朋友每每說我是個最虛偽的人，爲的是我底行爲每每不能和我底言論相一致；但他們可惜不能進一步體諒我底心，我底意志薄弱到了這樣的地步，那裏還會有做事的勇氣使言行務求一致呢？可是我底心呵，也因為這着真痛苦得要死了呀！現在我要離開此地了，不得不向你們再訴

一番苦衷。

劍影，莎菲，你們記得嗎？在劍影三十歲的時候，我曾經做過一首七言古體詩，也不知是爲劍影道賀，也不知是爲我自己歎苦？記得那首詩中有幾句說，“歎我年來真碌碌，漂泊東西求飲啄，殘杯冷炙苦未得，賸得狂名難瀚瀆。”劍影喲，我現在顛沛流連的景況還是和三年前這樣的景況一般無二的喲！可是現在我於顛沛流連之外，還負着一身的重罪，什麼人都有踐踏我的權利，什麼人都有唾罵我的權利，我底生命連比曠場上一株小草都不如了。我那裏還會有和你們相見的時候，像這首詩裏所歌詠着的——“日落星繁黃昏候，小院沈寂樹影瘦，吾婦君女相圍坐，劇談時復兼狂吼；君媿知我心中苦，漫倩小女歌烏鳥，怪底小女劇堪憐，使我胸中悲盡無。”——這種多麼悲涼然而又是個多暢快的生活的到來呢？劍影，莎菲，我想我底不幸的運命像長蛇也似的跟隨我底身後，怕我不會再

返到N地來和你們歡聚了！

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是八月二十三日，動身的時候，已是滿城風雨了。秋天底寒冷，一陣陣向身上逼來，我似乎有點抵禦不住了，很想找一件夾衫穿穿。然而莎菲，我動身那一天除二身單衫和一件長衫外，便什麼也不會帶了。我斷不料秋寒來到人間竟會這樣的早。啊！我現在想來，我真愚蠢極了。但是在這個現世間，一個個青年都被嚴酷的手段淘汰了！秋是主殺的季候，現在正是秋的世界喲！我們不幸生在這秋底世界裏，我們當然只好預備着這苟延殘喘的生命放在衣袋裏，任他們什麼時候來取拿都可以。我又何怨乎秋寒呢？

可是，同時我也打定了主意，如其我底總退却可以把生命不致再放在子彈下的，那麼我總以總退却爲是。這是爲了母親底緣故，爲了你們底緣故，爲了愛底緣故。所以我在汽車上，我不時的問着我同去的蔣君。什麼地方有好的寺院，什麼地方

有好的道觀。當然蔣君本來不是餘杭底本地人，也不十分詳細知道。他只說在臨安那面有一個洞簫宮，是一個古蹟，宋時康王曾在此避過難，這裏確是一個隱居的處所。我一聽到他這樣說，我就十分神往，我兩眼看住了窗外凍雲凝結的黑暗底天空，心裏默默的默默的在着祈禱：“我底母親，我底劍影，我底莎菲，別了，永遠的別了！祝你們康健！”我同時又幻想出我已是一個頭陀，頭上底黑髮業已雉去，當腦門截上了幾個火疤，身上披着一件灰黑的袈裟，足上穿上了芒鞋，頂上掛着數珠，在荒草四長的古剎中，對着金身，對着香爐，跪在蒲團之上，一聲聲喊着佛號，在懺悔我過往的罪惡了。

我如其在過這樣的生活的時候；我還繼續想下去。你們夫妻倆聯袂來看我了，我還是深坐禪房內不接見你們呢？我還是和你們談笑自若的說些佛經？——大概，在彼時，我是不會動感情的了，我見到你們，決不至於哭泣，——但是，我底母親來

了呢？……啊！我底母親喲……

我驚醒了，這是一個夢，白日的夢，開眼的夢！汽車在馬路上拍拍地發出聲音，嘈雜得使我腦子昏亂起來。一絲絲的酸楚青烟也似的在我胸腔中竄流！我知道此去原來是寄人籬下去求喫一口飯呵！

劍影，莎菲，蔣君在餘杭，是在幹什麼事的，你們可知道？他是住在一個小鄉村裏，領導着民衆在和劣紳土豪打着仗呵！我看看別人家底勇敢能爲，想想自己底懦弱無力，我簡直要立刻把這行尸變滅了才好！我這偷生苟安的狗！我這敗退無恥的狗！還不知道羞恥嗎？

大概二點鐘以後，我們到了長樂橋，我跳出了車艙外，溼淋淋的竹布長衫委實抵禦不住寒冷的侵凌了。可是這裏是什麼地方喲，又沒有母親在旁，又沒有莎菲在旁，會照顧到我的寒冷。流浪者是只有咬緊牙關做入的。有錢的時候吃一點，沒錢的時候只可說“我底肚子飽的。”有衣的時候穿得

和暖一點，沒衣的時候只可說：“我是不怕冷的。”又何必傷心，哭泣！劍影，莎菲。我是抱着這樣的決心來過我流浪底生活的。

我到了我寄食的目的地，我開始接觸到鄉人純樸的心；他們待我的真摯的態度，他們對我的微笑的面容，使我深深地感到不安。他們這幾年來都被壓在土豪劣紳底惡勢力下簡直轉一個側的權利都沒有，他們實在是吞氣忍聲的忍受得不能再忍受了。現在有蔣君指導他們聯合起來，反抗起來；他們真是歡喜呵！所以蔣君在這裏，他們真個奉之若神明一般的。我一到那裏，他們都羣聚着向我告訴，他們說，他們底敵人朱一三，是M公司底主任，他聯絡了不肖的警士，老來敲他們底竹槓。浙江正在新舊續絕之時，他又利用了一批敗兵，向溫飽的人家去恫嚇，誣架人家通匪，吊打來起，敲出了幾百，才得了事。他們說，他依恃公司底勢力，妄將民山報作官山，自己去領了荒，便公然佔有起

來。他們說，他自己立下了禁條，像老虎口一樣的等待人家去侵犯，無知的鄉人，不幸在他底山上碰倒了一株草，他便得差人過來，拿着錢過去……我真給他們說得煩厭極了。這是何等普通的現象呀，在際們這個老大的中國中。革命以前如此，革命以後也還如此。我不待他們縷縷訴說，我早已知道他們底苦痛，他們底遭遇是這樣的了，劍影，莎菲，我想現在還是那一批滾蛋做人的世界呵！否則，我在今日也斷不至於連立足的地位都沒有了。

我這裏總算一連過了十餘天的平安生活，主人底兒女，都是漫爛天真，非常好玩。他們時常躡進我們房裏來，看看我們有沒有事情；要是沒有事情，他們老要我們一道去打栗子的。他們拿了竹夾，背了竹桿，槓着空籮前去；我們跟隨在後面。到了濃密的樹林裏，揀了一株栗子叢生的栗樹，叫一個看牛的孩子，搔了上去；於是開始打了。

“不要抬起頭來，不要抬起頭來。”栗子開始打

了，我帶笑的喊着。

“爲什麼？”他們有一個這樣的問。

“爲什麼嗎？”我帶笑的說，“倘然一個湊巧，二顆粟殼掉在你兩隻眼睛上·那末你就非常好看了。粟殼就會永生在你眼眶上，當作了你底眼睛。你就成了一個大眼睛了。”

“哈哈！”那一羣孩子聽了我話，都笑了起來。劈撲劈撲的竹桿聲也一齊的和着。

在那個時候，我是天地間最快樂的人了，我忘却了過去，忘却了現在，忘却了將來，渾然的從一個舊的世界裏投入到新的世界裏；我似乎又回到我幼年底光榮時代裏了。

有時，他們還叫我釣魚去，打鳥去，都非常好玩。我似乎身心都很健全了。我很想此生能夠永久這樣的過着隱居的生活。但是，我畢竟是他們世界裏底流配，我那裏有久住在他們世界裏底權利。我回頭來一看，人間底羞恥都奔集到我身上來。我無

論如何，在這樣沒親沒眷的別人家家庭裏，久久地毫無工作，喫着白飯，是不敢再繼續下去了。雖則主人家待我的熱誠並不會減，一家人對我都不很討厭，蔣君也苦苦的勸我幫幫他忙。而我自己却那裏安得下心去？劍影，莎菲，我是非離開此地不可呵！

“但我往那兒去呢？”我又這樣的自問着。我底家鄉空氣的和平與靜謐，本來與這裏也差不了多少；我也未嘗不可以安靜地恬適地在那裏過着隱居的生活。然而現在爲了我們緣故，我底家鄉却又陷在恐慌之中了。故鄉我是萬不願歸去，而且也萬不能歸去的了。呵！劍影，莎菲，我還不曾和你們談起過這一暑期裏居住在鄉間底情形呵！我現在想起，我真心痛喲！

我自從小世界裏出來見到母親以後；母親對我的哭泣，我也不忍再想起了。但同時母親實在還十分憤恨。因爲正在這二天裏，種種的謠傳，真使

人不能忍受。他們說，上司已經下了命令要來塗村了，因為村中有了××黨。他們又說，要是這個時候真個到了，可以指點給上司知道，這二家住屋。就是××黨的。他們又說，要是這幾個人不是××黨，就不會激烈的反對土豪劣紳。

“命呀！他們這樣指指點點的說，那是說我們呀！我那裏還會忍受得下去！”母親最後便帶着眼淚這樣的作結。但過了不多天，謠言又越發盛旺了。

劍影，你是知道的，我們底故鄉是和嶧縣新昌甯海三縣交界的。嶧新底土匪，甯海底土匪，時常要擾亂到我們故鄉裏來。賢德的父母官，對於勦迹真可謂心力交瘁了。他從上峯請來了三四百兵。從甲鄉到乙鄉的走了一遍，這就是他們勦匪底成績了。深冷的山谷裏，濃密的古林下，土匪還是嘯聚着，出沒着，他們是可以不顧不問了。

正當這三四百兵到我們村裏來的時候，於是

塗村底謠言是證實了。我和我底二哥，沒有法想，只得悄悄地從後山跑去。因為出發時前後了一步，我們倆終於失散了，我跑過了山頭，到了夾崗，我迷了路了。四圍都是荊棘，四圍都是藤葛；我在此中打旋，找不到出路。我的衣服撕破了，我的肌膚受傷了。我好幾次想哭出來而終於好幾次忍住了。

接着，一個聲音從山頭上送過來；我急的慌了，悄悄地在荊棘藤葛中跪了下去，跪了下去；我滿懷的恐慌使我像要暈過去了。——天那，這不該是追來的人吧！

待我醒過來，我底二哥站在我面前，他底二隻不留穿上鞋子的腳脛，條條都是血痕；條條都是血痕！他穿了一件青布衫，戴着一頂破箬笠，苦苦的對我一笑，導出了我。

“往那兒去呢？”我沒法的問。

“莊四畝去吧！喫了中飯再說。”二哥接着說。“依母親主見，下午叫我們到西保喬去。”

我們到了莊四香，母親趕緊又差了姪女兒過來，說，那三四百兵是來勦匪的，你們不必遠離。這樣，我們才放下心。劍影，莎菲，你看這是如何一件滑稽可笑的虛驚呵！我在悲苦中也禁不住爲之滴了幾滴含笑的淚珠。

但不幸的事情總是接續不斷的來。這時，我們已經從新昌縣旅行回來了。

這一晚，我們村裏底駐兵正在預備開拔。突然的在我大哥家裏來了二個兵士，向我大哥施了不少的恫嚇的言語。

“老實對你說，要是你不向瑞元倍過禮，我們今晚斷不饒恕你。”

劍影，這就是那一個猙獰兇惡的兵士向我母親底第一個兒子恫嚇的言語了。瑞元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你知道嗎？他簡直還不能稱做土豪劣紳，他不過是一個地頭惡棍。去年，他聽了不知什麼人的指使，寫了一封冒名的匪信，向我大哥索詐，大

哥認出了他底筆跡，曾經在縣裏控告過，後來終於金錢跑上了前將公理丟落在茅廡裏，所謂父母官者便也一笑置之。在這件事上，便和我大哥要不過去。誰知現在，唉，劍影，還是金錢跑上前的時候呀！

那個兵說了沒有幾句話，就把我大哥帶去了。帶去了！天哪，你終久想怎樣擺佈我們？

一家人都像落葉也似的沒頭的亂跑，都知道，現在不是說理的時候，此去終久是兇多吉少。劍影，莎菲！兵士們底教訓我們是受得多了，看得多了，聽得多了。剛剛在這件事發生的前一禮拜的時候。他們到箭嶺下去搜查農民協會置辦着的當作防衛用的龍刀，說這些東西都是××黨的鐵證。不料竟搜到了人家的閨房裏去。房裏睡着個女子，從夢中醒來，道是怎麼一會事了，把手撩起了帳幔來看，突然間她底手臂被一個人拉了一下，她急忙縮回手來看，她底金戒指竟不翼而飛了。事後，她

和她母親走向排長前面去告訴，排長很威嚴的說：

‘好，如其我們兄弟取了這個，搜出後，我立即槍斃給你們看。否則，你們該怎樣辦？’

她們知道搜也無從搜起的，便也告退出來？然而排長却說沒有這樣容易，就將她們困幫起來。痛打一頓。劍影，莎非，這是如何慘酷的刑罰啊！這就是爲民衆的……，這時我底大哥被帶去了，我們是只有磕頭，只有哀求的呵！照理力爭，到頭來還是免不了像那個女人一樣的運命呵。

唉！上帝！我委實不能忍了！母親生育了我們，難道是來作他人欺凌的資料的？我總不相信，我們一家人底運命，都是生成被人踐踏的！第二天，我底大哥總算無辜的受了一頓眼前虧回來了，而他們，那批兵士先生，却把住所裏什麼東西都搗毀了去。我們村裏底區黨部見到這種事情，氣憤不過，也留向縣黨部控訴過。然而結果，還是歸咎在我大哥身上，說我大哥無故毀壞了他們底軍譽，無論如

何要嚴重辦理的；而那個被控的排長，又聲聲宣言他情願不作排長，要用手鎗來和我大哥見過分曉。啊！一生退讓不管世事的我的大哥，倒頭來還是一樣不能免除世人的侮凌，他的運命也和我們一樣；那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劍影，莎菲，我就在這個時候，不忍見血劇的開始跑到外面來了。現在不曾得到家信有一個多月了，我底母親，我底大哥，不知還平安地在世人凌辱下生活着呢？或是……？

.....

唉！這就是故鄉給我的回憶，這就是故鄉給我的教訓。我那裏還得去過我退隱的生活呢？……？然而我往那兒去呢？

.....

十月二日

* * * *

劍影，莎菲，我真是一個古怪的人，在某一種場合裏面，我的性格便出乎尋常的不可捉摸。越是

主人們待我好，我越覺得他像在驅逐我！因為我根本是個不應過分地接受世人憐惜的人。平時世人給予我的，只有白眼，只是呵斥，只是冷冷的一副尊容，我受的慣了，覺得也並不怎麼了。然而，突然間有偏人給予我以友愛，以熱誠，以敬意，我自然有點不慣，因不慣而懷疑；因懷疑，則友愛變作了仇恨，熱誠變作了虛偽，敬意變作了譏諷；於是他們想在驅逐我的幻覺，便變作我心中的事實了。

大概是前三天吧！我從夢中醒來，山霧已從屋簷下展開去了，田野上黃熟了的禾稻，在晨風中穩穩的睡着；牆弄間的牧童叱牛聲從窗中送進來，我立在窗畔癡癡地望着山野，我底意識在一個個的浮現着，我覺得似乎又有所決定了。——但不知我終久決定了什麼事。

正在這個時候，我底主人鞭笞兒子的聲音傳過來了。我不敢過去問他為什麼緣故。但我却似乎看到了一切事實底底裏。這是爲着我喲！我是

爲着我喲！我是這樣的自訟着。

早餐以後，我悄悄地跑了出來。我完全像一個患歇斯的里病的人一樣，茫茫然穿過了一條橫塘，穿過了一條市街，穿過了一條木橋。前面是一座竹園了。我徐行在竹園下面，鶉鴒一聲聲的叫着，牠底聲音沈重而淒厲，像一個病痛者呵痛的叫聲，像一個飢餓的老婦無力的哭聲。在牠底音調裏只聽到愁與抑鬱。我這時。滿胸中積聚着的哀愁——無名的哀愁都像海濤一樣的泛濺起來了。我悄悄地立在細長的叢密的竹竿之間，不知眼淚已經很自然地落下來了。我想起我從前在T縣教書時候，每天清晨起來，總聽到屋角的鶉鴒非常淒哀的叫着。那時我正是僱工愁善病的古怪人，每早聽到牠底聲音，總要涓下幾滴眼淚來陪牠，以爲牠就是我運命底象徵，牠底悲鳴，就是爲我歎苦。劍影，莎菲，因爲我根本是個只知憂愁不知實行的行貨子呀！但，後來不知怎麼機緣，我竟用拳擊桌跳了起來。

在軍閥底下竟去做這樣的危險的革命工作。雖則結果還是通緝出亡，但我並不灰心頹志；我似乎更加增長了我革命底勇氣，我自己回頭一看，覺得這時我是在做人了！誰知——劍影嘯！莎菲嘯！我所得到的報酬便是這樣的一會事！原說是革命者是不應該計較報酬，然而我以外的民衆，現在終久處在一個怎樣的地位，你們終久是看到的吧！

我在竹林下立了好久，突然的，我身上通過一層熱，神經錯亂起來，瘋狂一般的向大路上跑來跑去，跑過了零落的村莊，跑過了逶延的山頭，跑過了荒冷的山谷，跑過了聳峭的山嶺……於是我到了一個極高極高的山頂上了。劍影，你可知道，我這時是在什麼地方了？——我是跑上了北天目山了！

我在嶺上跑去的時候，一路上很少有人跡；似乎連鳥影我也沒有看見過。本來我到那兒去是沒有目的的瘋跑。但當每一次跑上了一疊層巒，每一

次總見到一椽屋角的時候，我倦了的神經，我弛緩了的神經，已消失了牠的勇氣，我急急的希望有一間寺院來休息了。——要不然，找一個山廡住家也好，只要他們不會把我當作匪徒；然而一等我走到屋前，却原來是一座涼亭時候，我只得歎一口長氣暫時的休息一下。

最後；我果然跑到一個寺院所在地了。這真是一個好去處。四圍都長了參天的松樹之類底林木，把太陽推到遠遠。站在進路上一望，那個寺院似乎規模非常宏大。黃牆蜿蜒，殿門高聳。不料一進山門，却只賸斷牆零瓦，破鼎碎鐘，零亂地沒埋在荒萊之上，左廊一椽古屋漆黑如墨，杳然寂無人聲。在最後面，總算還有新造的一椽寺宇。我便走了上去，却不料禪門深鎖，再也叩不開來。只有犬吠之聲，振動林木。我癡癡地立在門外好久好久，才見窗上伸出一個頭來，細細的在我身上打量一下，談問了幾句，才下樓開開了門引我進去。

那里底頭陀真是殷勤，他們急急地弄好了午膳，請我吃。并且陪我到各處去玩。劍影，莎菲，我一寫到這里，我底靈魂又馳往到那里去了。我見到了一樹五圍大的千年的古杉，我見到了蘇東坡曾經三次遊訪的松源，我見到了清幽可人的梅谷；我徘徊在這些荒條破落的古剎中在頌讚頹廢美的情調，我追慕往日隱士深居山林嘯傲自若的生活，我歌頌田園山林的古詩，我親挹着頭上飛揚的白雲，我深樹着蒼碧深綠的松柏底流翠……啊！我是再也不願回返到人間來了。我那時只希望你們爲我購些往古名哲底詩文，作我消磨歲月的資料，我只要在此地分到一席寢地，一鉢菜飯，早已心滿意足了。所以我於各處遊觀一次以後，卽向大和尚處提出了我底要求。那個誠實的大和尚却微笑地對我說：‘這似乎不是你底真誠吧！’

啊！劍影，莎菲，這話真使我羞慚得無地可容了。我那時，我似乎疑心到那個和尚知道了我一切

過往的行事了。在沒有幾個月以前，我對那批和尚是怎麼說的呀！我說：“你們和尚也應該知道，像你們這樣不事生產的消費着，對於國家底經濟上是個如何重大的打擊呀，……你們底生活，根本不是人底生活；一個人，性底生活與食底生活是一樣重要的，然而你們對於性底生活却是禁除的。而其實呢，你們那個和尚能夠守過清規，你們底寺院竟成了藏垢納污之所，你們底人格竟成了虛偽的狐狸，而猶毫不知羞……而且，你們底教條，根本是不革命的，你們想以出世來救世，你們想以消極的方法來免除世間的痛苦，你們是求寂滅，是求死，你們絕對沒有在現在革命潮流中存在的餘地……”劍影！莎菲！這些話嚮嚮亮亮的都是從我口中說出去的呀，現在這些話底餘音還在我耳中盪漾，怎麼忽然一變；我竟要來此地求生活了！啊！啊！却原來我的昔日對和尚們的斥責，預備我今日自己打巴掌用的阿！啊啊！劍影，莎菲，我如其要維持我思

想底威權起見，我是只有死呵！

“而且，”那個大和尚又誠懇地說下去，“我們實在也是做了和尚沒法想。這個年頭兒，有什麼話說，走出到外面去看看，只是一疊疊的屍身，一堆堆的赤血；一個不好，子彈就會從你腦後穿進，眼前穿出，差不多動一動手舉一舉足都覺困難得了不得。可是住在裏面呢，先生，不瞞你說，土匪也驚擾得你夢魂不安。那一批土匪，真是要不得，一條被頭，一把茶壺，他們都要的。你不知道嗎？前天，觀音山道觀裏，好端端的兩個道士，被土匪打死了，我們出家人，有什麼東西，他們偏聞你硬要，你有什麼法想，……剛才，我們關緊了門不開，也是這個原故呵！……”他說了後，眼中閃爍着驚懼的光輝。唉！劍影喲！現在的時候，真是“出山入山無一可，何處一片乾淨土”的時候呵！……我聽到了那個大和尚底話，我益發感到自己是完全走上絕路了。我本來是個怯弱的人，後來走上革命的大

道，老實說，不過是畜與狀態而已。我根本是不配革命的人。入世只能做一個平平凡凡的庸人，出世也只能做個平平凡凡的和尚；然而現在我們底國家，偏不許你做一個平平凡凡的庸人，要把你當作刀俎上底齷肉；僥倖逃了出來，我以為總可做一個平平凡凡的和尚，然而，和尚原來也是供人刀俎底資料。我雖畏避退却，可是我還往哪里畏避退却呢？……

劍影，莎菲：請你們記住，有勇氣的人是只有二條路，一條是赴上革命的大道，去做一個革命者——最好還是武裝的革命者，身邊有的是手槍，木壳；身後跟的是大刀隊；……儘可以像穆罕默德仗劍說教一樣的，合我意旨的，服從我命令的，生；逆我意旨的，反對我言論的，殺；雖則殺盡了天下蒼生，只留下了我一個人，也在所不惜。倘然最後我的情感不服從我的理智，有一種叛逆的行動，有一種反抗的意思，我的左手還得扳起了槍機對準了

我的腦殼拍的一聲打去；我的右手還得提起了大刀，對好了喉管撲的一聲斬去。……一條便是抖抖擻擻去做強盜，土匪；躲在深山之內，背着生命幹着買賣，高興的時劫幾個財神敲一會竹槓，不高興的時候，拿幾個土豪劣紳切菜也似的斬一下子頭；有時走了運捉住了一個貪官污吏，任憑碎切碎割都可以。總之我們都應該把生命兒戲了一下，把人頭當作個酒杯，痛喝一點人血，……啊啊！這是多麼痛快的事啊！但是，你們可憐的淨沙，心雖則如此的想着，嘴雖則如此的說着，終於上不能做一個赳赳的革命家，下不能做一個出入深林的土匪強盜，只能做個供革命家殺戮的燻肉，只能做個供土匪強盜劫略的資料，啊！我底劍影，我底莎菲，我底母親，這是一種如何慘酷的運命呀！……

我終於在這一天的下午，踉踉蹌蹌的跑回我底住所了。我底主人驚奇地笑着，蔣君也驚奇地笑着，我自己也驚奇地笑着。

我現在更其昏昏沉沉了；一個漫長的惡夢壓着我，我簡直沒有醒的機會。檢起我夾中底錢，只有一張五元鈔票，實際上還不夠我這一月內底火食費。然而，我要走了。我明天要悄悄地走了。走到哪里去我沒有定，去作什麼去我也沒有定。只是我要走了。我敬愛的劍影莎菲，我總希望這不是給你們最末次的通信，但事實底襲來，我已沒法躲避，這封信正可作我最末次的通信，也未可知！請你們倆都遞過手來，讓我輕輕地吻了一下！再會！——但，什麼時候再會呀！我底天！我的母親！……

淨沙，十月，三日。

第 三 封

我竟不料今天又在杭州來寫信給你們。你們知道的吧，我總算是找到職業了。然而你們怕連夢也想不到僅僅一禮拜中，我又把我的職業拋棄了。

這次的拋棄職業，你們要原諒我，並不是我自己對於生活的厭倦，我底環境，我底命運，脅迫着

我不得不拋棄的喲！

日前我在教務室裏呆坐着想，到底用怎樣的方法去訓練我們學生？——莎菲，劍影，你們一定奇怪，逸馬一樣的不羈的我，怎麼竟做了訓育主任。這不特你們要奇怪，連我自己也十分驚奇着，但也爲友誼的關係，在此一個半月中也不得勉爲其難的維持一下。——這時，校長轉遞給我一封信，我急急地啓封來看，啊！劍影，莎菲，爲什麼這一年來我所接到的信都是訃文呢？我可憐的拂拂，一個拚着性命幹去的拂拂，現在是——現在是被捕了！……而且，而且，生命也將要告結……束……了！

劍影，莎菲，事情當然還不止這樣的簡單，就說是我底拂拂被捕了，我又何必拋棄了職業，反正在這個世界裏，在這個時候，我早已沒有說話的資格了。最多也只能藏起了我底名字在三條椽子下對學生或朋友白嚼些蝟而已，我那裏能夠挺身而出

去爲我底拂拂營救呢？所以我拋棄了職業，還是爲了自己關係。因爲在那信中明明的寫着：

“淨沙：在杭據說有許多蜜史想吊你的膀子，你不要被他籠絡才好。拂拂已經被他們請做上客；現在涓筵正在開張。邀你作陪是當然的事，在我以爲，你還不如趕緊離開了杭州！……”

“趕緊離開了杭州！趕緊離開了杭州！”劍影喲！所以我是辭職了！我要離開杭州了。

但是。天！我的天！要我往那里去呢？杭州我是不可住了；別的地方難道還容我住得下嗎？一個負罪的人，並不能換了一個地位而就能夠免除了他的罪孽，除非是到外國去。外國去？天！我的天！往那里去找我的翼子呢，往那裏去找我的翼子呢？…
…在寫信給我朋友底意思，當然是要我返到上海去。因爲在那里或許得借帝國主義國家的蔭蔽，住在租界裏，躲避了祖國底法律底利刃底降臨。然而我却十分不願，這也並不是我是個曾經喊過打倒

帝國主義和收回租界等口號的男兒，這因為前一個月上海給予我底印象委實太不好了。劍影喲！莎菲喲！我真絲毫不曾告訴你們過，前一個月我從餘杭逃回到上海底流浪生活是如何的墜落呀！

並不是自己怎樣誇大，從前的我，的確可以稱為一個潔白的青年。我們那時在N地有一個××社底組織，這是你們知道的。在那社的規約裏，我們有四種禁條，就是社員裏面不許嫖賭，吃酒，抽烟。一般人見了我們這種禁條，有的說我們是清教徒；有的說我們是新頑固；其實清教徒也好，新頑固也好，只要在這四種禁條裏，我們覺得過得並不受束縛，那就好了。劍影，其實就使我們社裏沒有這四種禁條，我底能力也似乎配不上去嫖，去賭，去吃酒，抽烟；根本沒有嗜好，要硬去學習一下，倒反而有點困難了。然而現在呢？劍影，我簡直自己也不相信。僅僅幾個月中，我竟變得這樣快，幾乎把這四種禁條都犯了！都犯了！……

三月間我從K省回來，我還是帶着個潔白的靈魂回來的。在K省雖則給予我以不少的壞印象，但我總覺得世事尚可有為，我還未完全絕望。這猶如夏天的天空，東北角雖滿是層層的黑雲佈着，西南角畢竟還留着一墟蔚藍的天色，清明的日光。然而一到三四月間，我開始放縱煙，酒了。在你們，那時以為我定然感到無限的憤慨，無非借煙酒來消傀儡。然而在我初意，却實在並非為此，我不過因為在這個時候，明白地看出，凡為青年皆無潔身自好的可能。愈是一個潔身自好的青年，愈為成一個搗亂反動的分子；反之，愈是一個放縱淫蕩的青年，愈為變成一個忠實努力的同志。這個公例，或許因為我神經過敏了一點，看錯了。但你們終當相當地承認吧！

我既然因了這個關係，我開始吸起煙來了，我開始喝起酒來了。換一句話，我就是想竭力的竭力的腐化我自己。但是，積日累月，我覺得煙中酒中

的確是另有天地的。我有時因了一樁事情起了想念，拚命想把這件事情底內容想牠出一個道理來，可是事情是這樣的複雜，我無論如何想不出。譬如說，就是殺頭與槍斃，我每每想，倒底還是槍斃痛苦還是殺頭痛苦？我有時想得昏，想嘗試一下子，然而我只有一個頭一條生命，嘗試了槍斃，就不能嘗試了殺頭。同時又想起，譬如抽藤條如何，腰斬如何，把頭四片切開如何之類底問題，於是我愈想愈煩累了，愈想愈紛亂了，不特解不出道理來。簡直連頭緒都弄不明白來，這時，我只好抽煙了，我一枝枝的抽着，我把想念一疊疊沉澱下去，沉澱下去，於是我底心得到平安了。我底煙癮就也這樣的抽上了。

至於酒，那更其不用說。你們想啣！我這半年來所處的境遇是如何的境遇啣！憂慮與恐懼佔據了我全個靈魂。最初是二哥被捕的時候，我姊夫匆匆地從故鄉跑來報告，我聽到他第一句話的時

候，我只有苦苦的一笑；我淡淡的說：“這是應得的報酬喲！如其一個革命家不配起坐獄與斬頭的精神，那就早早可以把革命工作放下來。”我姊夫聽到我這麼苛酷的話，似乎有點憤憤然；不久，就也悄悄地走了。可是一等到他出去了以後，我想起了漆黑的一個獄室，孤另地坐着個囚犯。自己一想到現在我是不能走出這間屋外去了的時候，他將不知會如何着急與焦躁。現在，我底哥哥，去年抱着萬分希望鼓勵我到K省去的我底哥哥，也要臨到這一個不幸的運命了，天哪，他，他，他，那里會得片刻安心呢？這時我就去喝酒，喝一個爛醉，忘却了世界，忘却了自我，忘却了一切……

啊！劍影喲！莎非喲！在苦難降臨的時候，最好避躲的方法，就是抽煙喝酒了；因為我們能夠在抽煙喝酒中求得遺忘呵！

可是一到我也被請入以後，僅僅抽煙喝酒似乎又不能使我遺忘了世界，遺忘了自我，遺忘了一

切了。我內在的苦痛，潮水一般的在胸中泛濺着；暫時因了酒力過強，也能把這潮水壓平了些，可是一經弛緩，牠的泛濺却比前還兇了！這時我只有哭，——我只有哭了！然而那時底我，是如何一個理性的人喲！我決不願把示弱的眼淚向人間瀉去，所以待我被釋返家後，除對了母親淌了一會眼淚以外，我就每天嘯聚着打牌。因為酒力不能使我忘遺，打牌時我却使我獲得了興奮。劍影，莎菲，萬事絕望的我，什麼地方去求得希望之光呢？只有打牌！只有打牌！只要我把牌一起，就有無數希望在我眼前紛飛，有一對的希望碰，有一搭的希望吃，有一克的希望槓；萬子多的希望做成功萬子一色，有中發白的希望多拿成幾對多碰了幾碰……此外，還不僅僅止是希望，還當如何應付上下家和對家。——這時誰已經聽着要和了；這時這子下去下家是不是要吃；這時上家打了來我是不是要吃，他一吃使他應該拿的一子漏到自己底牌裏來；…

這又都是關於戰術方面的。所以人家說列甯是革命底戰術家，我說，我們現在也應該養成一個打牌底戰術家了。

可是不能諒解我底苦衷的妻子，終於有一次以她妻子底資格向我做丈夫的來干涉了。我知道我如其不打牌過日，我簡直沒有生活下去的可能，而我底妻子偏不知道這一着，強迫着不許我打牌。我既然不能和她講理。——因為我這樣的喜歡打牌，我已成了一個賭徒，她禁止我，道理上講，她是對的。然而，她為什麼不再進一步體諒體諒我底苦衷！我以爲一個做丈夫底苦衷，連做妻子的都不能理解，這個做丈夫的就沒有共同生存起去的可能了。我就是這樣決定走了，決定走了！同時，我也慘悔我底行爲，無論如何，還想像垂死的人一般振作一下子，到杭州來找出路。在第一封信裏，我已詳細的對你們說過了。所以一等到向前進向後退亂得不到出路而返到上海後，我又一翻從前之所

爲，而且更進一步的墮落了！啊！劍影！莎菲！現在請你們作我的上帝，我要像臨死的人一般向你懺悔了！

一聲聲的氣笛，把一個行尸走獸的我，送到了上海，這時我不但失却了靈魂，我而且沒有一個錢可以供我生活了。下車後我走到友人開着的一家小店裏歇息，我開始又覺到我的全身在着發燒，腦門閃電似的間續地的痛着，我知道我時作時息的瘡疾又要向我這待死的身上襲來了。但我同時又感到這裡是客地，有病也只好當作無病，勉強支持着走到閘北去找我另外一個朋友。我身邊既然沒有一個錢，我只得在汽車電車紛沓往來的馬路一步一步挨着走去。劍影，從四馬路走到閘北，這條路本來是不很長的，可是這天我帶了一點病，我就覺得有千里之遙了。誰知一經走到以後，我又忘掉我那個朋友底住址，止是像迷路的蜂，在閘北寶山路一帶一一的查問，直待夜影開始張開牠灰淡的

兩翼，電燈也像鬼眼一樣的笑瞰人間漸漸發亮了，我才又緩步歸來。

可是不知怎麼，我一時又不返到那小店裏去；到了日新樓，我又折向馬霍路跑去，去找我另外的一個朋友；誰知那一個朋友偏又出去了。這時我委實立不住腳，就在朋友住屋外間底坑床上臥倒了。臥倒了，我再也不能動彈了。可是我那朋友底鄰居却前來對我問話。他問我有什麼事情？他問我住在什麼地方？待他來了可以轉訴給他。啊！劍影，莎菲，你們想，這二個問題，叫我怎麼回答他。我來找我朋友，爲的是什麼事情，我自己也無從知道，說是借錢嗎？我已沒有向人家開口的勇氣了；說是祇來望望他嗎？我又似乎沒有這樣的簡單的心理。啊！是，是！我是想和他住在一起驢一口白飯呵！然而我又怎麼回答他。至於我的住所，唉！天！我那里有住所，我是個行雲流水的人喲！我是個漫無歸宿的人喲！我又怎麼回答他……

他一壁對我這樣的問着；而我還是頹然的睡着，眼看着屋頂的天花板，心激盪着酸苦的淚濤，頭像丟落在火坑上，全身的筋肉戰戰的亂抖着。止是不說話，止是不說話。……他以為我瘋了，又悄悄地退了出，退了出去……我似乎又洗洗地入夢了。突然間，我在夢中見到了那個問我話的人又來了，而且帶着兇惡的短衣襤褸的馬夫樣的巨人，我害怕着，我解悚着。……我坐起在坑床上了。

“怎麼？”那個巨人說。“今晚他或許不回來了，請你留下字條罷！”

我沒有聽懂他底話，我只聽到他像利劍飛過也似的一聲“去”的斥責聲！於是我站了起來，我底兩足完全不能支撐我底全身了，像在雲頭上踏着，踉踉蹌蹌的奔出了門外。又是汽車電車如織的來往，又是外國人中國人影幢幢的在灰淡的電燈光下浮動着，我知道，我知道——劍影啾！莎非啾！這是一個夢嗎？這完完全全是一件事實呀！我立在馬

霍路底交界上，我醒悟了！我落淚了！……

返到小店後，我遍身像有火在燒，筋骨似乎都被燒得酸麻欲斷；好呵！燒吧！燒吧！如其我能夠燒一個死呵！……

第二天，我似乎稍稍清爽一點了，我又冒着冷風去找鬧北底朋友。這次因為我在日記上看明了地址，總算很容易的找到了。誰知一進了門，我全身又發冷了，髻髻新從冷水中起來一般。我臥倒在他床上，從上午八時起，一直到了夜晚，才漸漸醒了轉來。我可憐的朋友，身邊底錢也像洗過一樣的光，連飯食費都無處着落。啊！劍影！莎菲！現在我不但走到絕路，我已經是走上了死路了。

但，接着，我想到，我二年前曾經應友人的需索將四年前作的幾篇不成材的東西寄給他去出版，現在不知怎麼緣故，輾輾轉轉在另一家書坊出版了。我在那兒似乎有幾個錢可拿。我在昏熱中想定了，第二天我總算如願以償的一千字二元的拿

到了一百多元錢。啊！劍影·莎菲，一個人做了文人，根本便是沒辦法了。紋腦煎血，心力交疲，在送死的工作中求得些許的生活費，聊以苟延殘喘；這是如何愚笨呀！而且，在中國的著作界裏，似乎永沒有加價的希望，五年前一千字二元，五年後還是一千字二元；而飯却從三分一碗加到五分一碗了。所以我拿了這一百多元的錢莊裏的支票，我的心裏比針刺着還不能忍！我在我們春風滿面的出版家的言談中隱隱聽到了“賤狗！銜着骨頭去！”的叱罵聲了。啊！……

一百多元的錢雖則到手了，而我底病却還是繼續着，然而我有勇氣了。我毫不卑怯地支持着病的侵凌，一到晚飯後，我仍打我底牌。中，白……碰，槓，……天哪！這是如何自己磨折自己呀！我這時好像我底打牌完全是爲了病，完全想和病奮鬪；……然而，最後，我是不能支持了，我連下床來走了幾步都很困難了！‘他鄉臥病死亦眠’底我喲！劍

影，莎菲，怎麼使我不懷念你們呢！

畢竟是命賤人也賤了。任牠折磨，牠却也遠離你了。我病了十幾天，也就慢慢的好了。我於是對於打牌也厭倦起來。我開始把足跡散到遊藝場去，上海底遊藝場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劍影你總該知道的吧！我一進那里，但看見紅的兩脣，紅的頰，黑的眼睛，在身旁像蛟蝶一樣的打旋。有時，因為我稍微感到不慣，把眼睛閉了一閉，還是紅的兩脣，紅的頰，黑的眼睛，陳列品一樣的在你面前。我知道現在我應該向死路上跑了，我竭力的竭力的把心中憎惡之情撇開，壓住；我要掉轉歌喉，贊美這紅的兩脣，紅的頰，黑的眼睛……於是我似乎走過去，追蹤着紅的兩脣，紅的頰，黑的眼睛。我追蹤到露台上了；冷風吹着我底身，我毫不戰懼，黑的眼睛從朦朧中開始流動起來，媚人的光輝開始向我射來；紅的兩脣開始啓動了，紅的頰開始偎近了；我笑了一笑，完全答應了她底要求。我走出了游藝

場，到了一條弄裏，又是一列的紅的兩脣，紅的頰，黑的眼睛，……我似乎有點呼不出氣來，胸頭又漸漸的漸漸的縮小，夢一樣的，毫沒有主意的，跟着紅的兩脣，紅的頰，黑的眼睛走入到一家住屋的前樓了……

啊！劍影！我一到遊藝場，我底意識終是這樣活動着喇！現在想起來，連我自己終久有沒有墮落過也無從知道了。幾年來，拿筆只管罵別人家墮落，無聊；却不道都爲着現在罵自己用呵！我又記得幾年前我在某家報館當編輯，有一個姓章的同事，常常歡喜捧坤角，寫着無聊的文字給我刊登，我很詞正氣盛的發還了他。有時我還笑他因了捧角而被打，或跪在人家面前捧茶息禮。因爲你想捧一個角，便當把其餘的壓下；被捧的固然感激你了，被壓的又如何氣得你過；最後的賜予，也只好訴之於武力，姓章的在這個情形下，受過三次的鞭打與陪茶息禮。我現在回想起來，實在不應該笑

他，他歡喜捧角或許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因為我在上海的時候，我正也常常喜歡這樣做呀！明明我知道這種不合事理的舊劇是不值一看的，裝腔做勢的虛偽的表現是毫不能感動人心的。然而在那時我却喜歡聽牠震天動地的鑼聲，急管繁絃的音樂……鑼聲越是敲得響亮我越覺得暢快，管絃越吹拉得緊湊我越感到舒適……啊！劍影喲！莎菲喲！我底神經是麻木了！我要求極強烈的極強烈的刺激呀！

鑼鼓聲息後，於是開始演劇了。我每當一個角色出臺時，我必定要喊一聲好。而且，實在說，我是不懂曲調的，但我於每一角色唱到快完，拖着曼長的曼長的尾音時，我也必定要大喊一聲好。我覺得越是尾音拖得長的越覺得好聽，好像把我胸中積壓着的萬千愁恨都被他喊出了一樣，有時我底神經也會跟着這尾音底高低抑揚顫動起來。啊！劍影喲！莎菲喲！這是如何變態的心理呀！

在諸多演員中，我最喜歡的是坤角。因為她一出來，處處都可以供我作想像的資料，在她衣服底那一處下是她胖胖的乳房，在她衣服底那一處下是他闊大的臂部了……在她那一種的動作裏是在向看客故意獻媚，在她那一種笑或眼睛一瞟裏是在要求看客叫好了！……於是我叫了出去！叫了出去！把她媚人的眼睛再向我身上叫了過來，叫了過來；……我預備着微笑來應和她眼睛瞟來時連續而起來的微微一笑……直待到我們歸來了，在寢席上，在餐席上，我們盡爭揚着各個人意中底角色底優長。“擁護×××，打倒×××，”就是我們那時新鮮的口號。要是有時在酒席上呢！我喝醉了酒後，還要用拳擊桌向批評我所擁護的底敵人把酒杯打了過去；同時被打的當然也因我疵議他所擁護的把酒杯打了過來。……啊！天哪！這是如何的生活呀！這不是沒有靈魂的行尸在着嘯聚哄動嗎？而我竟是其中底一員，其中底一員，劍

影，莎菲，我還有勇重返這已經超脫了的罪惡的深淵去嗎？那，還不如，還不如，我先來死了好呀！

* * *

昨天我寫到這裏，我再不敢寫下去，我伏在牀上抱着被痛哭了一頓。我真奇怪，我在哭泣的時候，忽然又自笑起來。——像這樣的哭着終久是怎麼一會事，你這怯弱的狗！我就茫茫然托付茶房一聲出去了。

自己也莫明其妙，怎麼又到了省政府來，而且，會見了M君。

當然沒有話可說，只是兩兩的相對着，最後M君對我合笑的說：

“紫英病了，而且是吐血。”

“吐血！爲了什麼？”我苦笑地問。

“當然是爲了婚姻問題；她一時找不到相當的愛人；就很想遷就她從前從十字架上懺悔了而棄去底愛人。——然而被她一度欺侮過底他，那里還

會接受她底愛呢！”

——然而我怎麼不會吐血呀！我滿腔底愛有誰接受呢？劍影嘯！莎菲嘯！幾年來我抱着一顆赤熱的心在冷酷的人間奔走，總找不到接受的人，上帝對於我是一種如何嚴重的責罰呀！

“那又何必吐血呢？”我仍是苦笑地說。“但你也應該負一點責任呀！”

我說了後，告辭出來；一路上我更其昏昏沈沈的想，紫英是未必會紀念着我的吧！我為什麼要驚奇於她的吐血？我根本沒有做官的骨相，掙錢的本領；就現在底境遇講，我是一個窮光蛋，我是一個逃亡的罪犯。戀愛是生活餘裕者底點綴品，我為什麼還要做這不可實現的夢呢？

到了湖濱，無意中又遇到了蔣君和我底在故鄉教書時候底學生。我游魂也似的隨他們坐起。最後我們坐在石櫈上開始談話了。

“先生，怎麼你又到這裏來？”這是我那個學生

問蔣君的話。

“又遭了不幸了。”蔣君笑笑着說。

我只是默默的聽着。

“怎麼？”

“那一天，我剛從杭州坐汽車返到餘杭去，剛剛將到的時候，車在橋旁停下了。因為那條橋正在修理。

“突然間一隻手伸過來握住了我的手；一個聲音從耳邊衝來“快，不要再過去了，走，我們往那邊走。我像從夢中醒來一樣的看着了這突如其來的人物。哦！知道了，他是我底朋友。

‘我底朋友拉着我走。一壁他告訴我鄉間搜捕我的情形。他說：“還是昨天，一大隊的兵士和民團，先到另一家店裏問，接着就到你住着的主人家裏搜捕，他們搜去了一冊農民協會章程，說這就是共產黨底鐵證，今天他們沿途繫着兵士，到處散着偵探，正待你到來！幸得我現在找到你了，快走！向

那邊走去！……”

“這樣，我沒法，只得先到臨安朋友家去住了幾天。所以現在又到此地來了。”

“你不怕危險嗎？”我底學生問。“在F縣裏也正在要你們倆呢？”同時我底學生又把眼睛溜到我身上。

我仍舊是默着，像寶做塔一樣，聳立在夕照間，看住了四圍的湖光山色。

“怎麼？”蔣君又驚奇着，“在放鄉也要我嗎？——哈哈！我真個是闊人了！”

“而且，故鄉還鬧了很大的事呢？”我底學生又繼續說下去。他說起我底拂拂是被捕了，說不定還有性命危險。他說起我底拂拂被捕時的口供委實太不行了。他不肯對營長以及縣官老爺磕頭求饒。他只是說：我們做革命工作的，本來早拚起了生命，而尤其是做農工運動底我；資本家底嫉恨，紳士底痛惡，早已在我意料之中，而況在這封建思想

尚未掃除盡淨，宗法社會底勢力仍嚴然保持着的時候，什麼事情的權力還握在資本家與紳士底手裏，我更其有喪失生命的可能。所以前次××司令把我釋放，我已是僥倖的了。現在你們爽爽快快把我槍斃吧！……”

我聽着，聽着，我再也不能保持我底靜默了。啊！我底拂拂，這都是我害了你！我應先你而死了才對得住你底父親母親，你底愛人！……劍影嘖！你們應該知道吧！在三年前，我底拂拂還是一個如何頑固的人呀！他趨向新的道路來，雖不是我領導，却確確實實是我推移着的呀！可是我既然推着他走上了新的道路，我却沒有一點點好處給他過。去年我一着爲了逃亡，二着爲應闊人的函招到了K省去以後，他因爲也想我一個幫助革命工作的機會，腳跟腳的來到K省，他以爲我既然應闊人的函招，總有能力可以位置他；然而，那里知道，我連旅費都不能幫助他一點，很嚴厲的拒絕了他，逼

他返回故鄉。上帝啊！他對我述說船上受風受雨的苦楚還沒有完，我又逼他上船了！他是如何怨抑與痛苦喲！在這樣的一個人世間，他所得到的利益是什麼？失業與饑餓，緊緊的逼着他；他確實是早一日結束了他底生命便是他早一日的得了救星。他捨身革命，自是他所樂意的喲！但他老年的父母，滿想一綫的宗嗣在他身上續下去，而今是斬了；他年輕的愛人，滿想一生的幸福寄托在他身上，而今是完全絕望了，做了人間底寡婦，過着人生最淒涼的最酸楚的……生活了……啊！上帝啊！歸根結底，這都是我底罪喲！我實在沒有再——

劍影，莎菲，今天我決定了，請你們不要爲我傷心，而且，轉告我底母親不要爲我傷心！反正在此世間，多我一個，只會討厭；要他們費心費力的注意我行動；少了我一個，却實在發生不出什麼的影響，我決定了，我又何必戀戀於此世！

昨天我寫給你們底信還不曾結束，M君走來訪我，他要我一道去看看紫英底病。紫英與我有什麼關係，我爲什麼要去看她底病，這些問題，我自己也解不出來，然而我却終於跟着他去了。

我們雇着船向裏湖駛去，在抱青山莊前停了下來。紫英剛在堤上散步。便彼此招呼了一下。她又問我什麼時到杭州，而且有什麼事情。啊！劍影，莎菲，我是一個虛無心很重的人，什麼東西，我是不會承認其有若何值價的。對於愛情，正也如此。因爲世間底女子，一到我眼中，便不會是整個的善的化身，我也一定要看到她惡的部分。我嘗想，除非是瞎了眼的人才會承認他底愛人是整個好的！要不然，也止是他想象中底人物。所以我對於女子前面決不肯把我們男子所應有的威嚴撇開，學作溫柔的說着甜蜜的話；像當她問我的時候，說出“啊！我底紫英，我到杭州來都是爲着你呵，而且，我底身體雖則離開了杭州，我底靈魂是從未曾離

開杭州呀，這也是爲了你呀……”的話。我只是冷冷的說：“我是前一禮拜到的，並沒有什麼事情。”

她招待我們進了她底臥室，她和M君開始談着平常的話。我悄悄地看住了她活潑的態度。她實在沒有什麼病容，她底兩頰紛紅，她底面顏比前更豐滿，她底眼睛也比前更有輝光。——她實在沒有什麼病！

劍影，莎菲，我不自知其故，這時我似乎微感喜悅！我默默地向上帝禱告，願天下底人都不要生病，使她同時也受到上帝底惠賜，有健康的身體，……但是，這是如何無聊的念頭呀！我爲什麼要這樣禱告，人家是不是會從我的心中分去一分一厘的憂愁？我又何必定要禱人家健康呢？唉，劍影！莎菲！請你們可憐我底心……

我們返棹的時候，M君又對我說起了她底婚姻問題，我竭力勸M君玉成她底願望。如其她底最初的愛人再也不能恢復舊好的時候，我還是希望

M君努力介紹一個性情相同的朋友給她！我最後的話是這樣的說：

“而且，M君，你一方面又不要使她過於寂寞，應該時常來看看她。一個人如其能夠做一點使人安慰的事，我們應該勇敢地做去的。還是請你不要也冷落了她吧！”

啊！劍影！莎菲！我這些話又是什麼意思！我爲什麼到這個時候還不稍自沈默，偏要去顧慮到別人的苦痛與悲愁呢。……

今天我一清早起我便跑到裏湖去，我悄悄地行過了抱青山莊，紅的牆，黑的門，靜靜地，寂無人聲；我突然有感的向葛嶺跑去，跑上了最高峯，我俯瞰着全個西湖的景色，我底眼光不時的落在一角紅牆上；我暢然高嘯一聲，我底淚不禁如湧也似的落下來了！山風虎嘯似的過來，山樹都一片片的撒下紅葉！一葉扁舟在湖波上盪漾着，髣髴一個黑點在朦朧的乳白的霧中移動着一般，生命的微小，

正也如此。我復何所顧惜！我復何所顧惜！劍影，莎菲，我決定了！

橫過了葛嶺的山峯，循還棲霞嶺歸來，我行在蘇堤之上，我對着紅牆癡望了好久好久，我只是在蘇堤上徘徊着。——啊！劍影！莎菲！在某一個意義上我悟到了一層意義了。我覺得人世間畢竟是有一個真理之光在着閃爍的；不過只有我是不被牠的光輝的照及。雖則我在日夜的企求着，然而她終拒絕！我是完全絕望了！世間底人，却都是不曾絕望的！這種臨別的踟躕，對於我完全是無聊的。一角的紅牆呵！別了！永遠的別了。……

劍影，莎菲，現在是我和你們說最後的話底時候了。權且各自忍着痛吧。本來一個人倘然以自殺底精神來用之於積極的革命底工作上，天下，便什麼事都可做了！人間，便什麼路都走得通了。可是我這個不可救藥的人，偏不肯把自殺的精神用之於積極的工作上。所以我死後，極不願你們和我的

母親灑一滴，僅僅一滴的眼淚使我地下更其受到重大的罪逆！要不然，你們和母親底眼淚都會一滴一滴的滴到我底心窩裏，像針一般的在刺着我底創傷，我在地下底靈魂也將永永不能得到平安了！

劍影！莎菲！呵！別了！請你們爲我微笑！……

啊！我底拂拂呵！如其你還有活的希望，你還當繼續你的精神，如其你不幸遭殺了，那末，我將爲你掃淨了向死國前征的長途！我的拂拂！天地間第一個勇士！……啊！我的，我的，……母親啣！……永別了！……

十一月，廿日，死友淨沙。

我想起了自殺

淒淒的冷雨把我從夢中驚醒了，我重復知道我是個流落在異國的無聊青年，酸酸的膩膩的心頭的冷意幾次使我徘徊的眼淚將要奪眶而出了。

我將怎樣訴說我這心中酸酸的膩膩的情調呢。在國內我總是這樣的乾歎着：“出路！出路！出路！”寫給友人的信上，又總是這樣的說着：“朋友喲：現在我是透不出氣來了。這樣的政治，這樣的軍閥，這樣的混亂的思想界，……啊！這樣的人生，這樣的人生！悶呵！悶呵！沉悶得如同處在陰暗的

一室之內。外邊，是轟隆的雷聲；內邊，是擾攘的人聲，什麼的壓迫好像都向自己身上襲來。只要一透氣，便會宣告自己要從存在而趨於覆滅。——啊！朋友噲，我是這樣的沉悶，我是這樣的透不出氣來了。”然而到了已在國外的現在，也還是帶着同樣情調在一聲聲喊着：“出路！出路！”“透不過氣來！透不過氣！”而且，近來呢，更加上了一個口號：“我要自殺去！我要自殺去！”

偏是只會喊着，不會做去；這是我一生的污點，但也是沒落的小資產階級者的常態。然而，我爲要實行自殺，也何常不從頭到腳的想了一會過呢。

從我底家庭與身世說起吧。在我十五歲的那年，病了五年肺病的父親於八月裏死了。自己還剛從初等小學畢了業想越過了高等小學到師範去報考去，結果只在備取裏附着驥尾；此刻，在我底父親行將死去的此刻，還沒有得到可否入學讀書的把握，然而父親死了，父親再也不會把前途指點給

我了。我宛如墮入幽谷裏的一隻迷羊，一生的行程，都要由自己去開闢了。

是從隔岡看禾回來的一天晚上，我終於得到了我可以入學的消息。於是我走向飽經五年心愴與苦難的母親處相商。母親終於嚙嚙地說：“冷呵！你怎麼又知道了呢。我爲了這件事，不知廢了多少心了。瞞着你——瞞着你，也是爲了家庭的經濟，因爲你父親病了五年，虧空得很大，再也沒有力量幫你讀書去了。”

我是這樣明晰地記着，在三伯母的廚下，在一張小小的圓棹子旁邊，幽幽的油燈的光線，籠罩着我和母親和三伯母三人的瘦影。母親說了這話以後，是這樣的淒淒楚楚的在咽着她已經爲憂患而灑盡了的淚底餘沫了。我呢，我却仰起頭來像要放射完盡我少年底盡有的淚泉，闕送了我稚嫩的生命，幾乎痛哭失聲了。

是的，我是這想，雖然是少少的年齡，因循總

不是我應過的生活。我所應走的前途，我需要一種職業，我是這樣的向着母親要求。母親看看我這樣一付瘦楞楞的身架，這樣一種少年老成的智慧，母親是這樣決定了，決定把我送到學校裏去了。

這便使我轉變到現在這樣的一個程度，成爲流落在異國的無聊青年的一個 Chance，在此刻我已悔不過來了，我怎麼會把握着這樣的一個‘創始’。

黯淡的燈光照着幽暗的一室，我和母親坐在父親死去的床上。况痛哀厲地聽着室後竹山的蕭蕭的風聲。燈光孛孛欲滅，小室吱吱作響。各人的心中像都感到了父親的幽靈來到。‘冷呀！自你父親死後，你夢中曾否見到你父親過。’母親終於這樣說了。我呢不知所對，却抱着被頭躺了下去。躺了下去，躺了下去，母親呵你此時怎麼知道你心愛的早熟的兒子早已嘗到了所謂人生的悲苦滋味了。一直到了天明的時候，我是抱着淒哀的心別了

家鄉赴我所心願的前途去了。

五年的時間，正同春夢一宵。靈敏的憂鬱性，被規律的學校生活所襲擊，竟漠然地覺不出什麼滋味來了。而尤其使我彼時感到漠然此時感到鐵石般沉澱在心中的苦痛的，我竟於十七歲那年有了女人了。

像一部廿四史不知從何說起般的噤着聲息不說半句語言直從那年秋季換過冬季而到了春季；於是開始交換我們夫婦應有的話。我底婚姻是在這樣的一種非常不自然的，正像一個碩大無朋的偉人穿過一條極小的幽弄而又曲曲折轉了不少的灣才達到所謂應到的目的地般的情況下結合而成。我要是那時有勇氣，我極應該從這狹小的幽弄中退回，再找我自己應走的路。然而我那時是這樣的接受了現實社會的教訓，我終於做了人家的丈夫了。

但不幸在丈夫的責任下，我竟又受到了更大

的更大的教訓。

我何忍說起來呢。是這樣的一種威嚇，用自己底生命，來使你做丈夫的屈服。於是她自殺了！自殺在恐嚇與逼迫的情況中，於是她又收回了她自己生命的權利了。怯懦的我終於怯懦下去。仰臥在藤椅上，泣向着蒼天，要從母親手中走了出去，走了出去，走到荒山冷剝中去度我雖然青春實已殘餘了的生命。母親又那里放棄得掉呢。說是世間儘有這樣的事！數甲數乙地臚列了不少的故實。非要我屈服在這個勢力下不可。眼淚的撫慰，成了母親堅強的鐵索，於是我拍了一拍胸立了起來。說聲：“算了！我有我自己的事。婚姻不過人生的片段。我有我其他更大部分的人生要努力去。”我便在這樣一壁乾喊：‘算了，’一壁深感裂心也似的傷痛中來幹這種不免無聊的文學生涯了。

終於飄逐狂濤一般的我又捲入在政治的行動中，那是民國十四年我正是二十四歲的事。直至十

陸年的革命高潮到達了頂點，我呢，正也狂熱地在這高潮中舞蹈。一到高潮低落的時候，我似乎獲得了更大的生命的力量。我能以理智觀察這個時代，我已指數出這其間反動勢力的必然經過，與夫牠落日餘光的短促的壽命。我還走我的路，不顧一切地走我的路，反動的狂潮潑到了我底身下也好，我抵拚做了一個推動時代的力，我將以我的血去做膠黏被反動勢力壓伏下去的一盤鎔鐵的力。我極願犧牲。我早已沒有自己底存在了。

然而正如我底女人僅僅當作威嚇的手段一般的，雖然極願將我自己的生命付與這反動的勢力，而這反動勢力偏又不接受你這個願望要你看一會死光的舞蹈，要你看一會血花的飛濺，於是復活的我，真真實實的成了一個道地的小資產階級者了。

我又不願回頭走去，我又不肯勇往前進，我止步了，我徘徊了，——徘徊在十字路口，我的心釘上十字架了。

“勇敢的朋友，這正是狂風暴雨的前夜呀！”我聽到一種聲音在我耳邊這樣的叫。“你切莫悔心，切莫悲傷。流露了你人道主義的色彩。死光的舞蹈，血花的飛濺，正是你人生書上一課絕好的教材。你讀了這些教材，應更深的體驗到這些故事中的深沉的滋味。你就應立刻過來，克服你底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你要起來 Bedon! Bdon! ……十二月黨繼承的責任，正是你們這些年富力強的有為青年的責任……”

我同情了，我同情於這個的呼喚了。我夢一般的跳了過去我也喊了起來。

“火!!

火!!!

火!!!

放火!!!

放火!!!

放火!!!”

然而眼前又是死光的跳舞！又是血花的飛濺！
頭在滾！心在跳！是生命的拍賣場，是惡魔的饕餮
所。惡魔們把在我耳邊高喊着的幽靈們，像從酒窖
中取出酒罈般的削去了酒罈的蓋——幽靈的頭，
狂飲着罈內的酒——幽靈的血。……我又退回來
了，我又站在十字路口了。

“悲哀的朋友呵，沉醉吧，沉醉在生命的悅樂
裏吧。”一個聲音又在我耳邊叫了。而且牠叫得這
樣甘美，使我靈魂都消去了。

“女人的肉是香的，
老酒的味是釀的，
朋友呵，悲哀的朋友呵，
女人要緊！老酒要緊！
叮鈴噹啷叮！叮鈴噹啷叮！

女人的嘴甜，甜過香蕉糖，
老酒的力大，大過火燒腸。

朋友呵！悲哀的朋友呵！
老酒要緊！女人要緊！
叮鈴嚕啞叮！叮鈴嚕啞叮！
只要女人有抱，憂患便沒了。
只要老酒喝飽，世界便沉掉。
朋友呵，悲哀的朋友呵。
女人要緊，老酒要緊，
叮鈴嚕啞叮！叮鈴嚕啞叮！……”

於是我被誘惑了。我將我曾經一度克服過了的小資產階級性盡行暴露了。狂歌喝酒，談女人；狂歌，喝酒，談女人；狂歌，喝酒，談女人，……我宛如黔驢一般技盡乎此了。然而我還得蒙上我的虎皮呵，在不相識人們面前，高聲的說：“我是提倡普羅文學的，我是一個普羅文學的作家。你們不用譏笑，以為我並不是普羅出身，怎麼能做得出普羅文學出來。你們要曉得所謂普羅文學，第一要緊是在獲得普羅的意識，中國儘有不少的普羅者，但他們

沒有把握着普羅的意識，叫他們出來創作，還不是普羅文學。我所提倡的普羅文學，是革命過程上的一種意識“形態的鬭爭。”于是我便兩足踏在十字路口的交點上，多方面的應付着了。

“革命呵！以血以肉以生命來作孤注吧！”

“是的。”我立刻回應着。“我不是早已在喊了嗎？我的左足已經跨進了你們的畛域內，難道還會退回嗎？我也很願以血以肉以生命來作孤注呀！要不然，我沒有這勇氣，我會乾喊嗎？”

“戀愛吧！女人是人生的靈魂呵，沒有靈魂的人生是多麼苦燥呀！”

“是的。”於是我下淚涕泣了。“可憐我過了二十餘年無生命的生活了。我竟不知道自己有沒有做過一天的人。唉！我想愛而又不能愛的女郎，你能接受我受傷了的心嗎？”

於是沉入在夢裏，一個綺麗而溫馨的夢裏。我把寫作所謂普羅文學作品的筆再繼續來寫我的情

書。在我血淚文學之上又覆上了炫美的信紙。

“我底靈魂呵！你是我的主宰，我底生命是在你底掌握中了。你底甘爲你死的囚犯，正在期待着你的判決書呀！我底靈魂，我底愛，我底好妹妹，我希望你允許了我底請求，你不要把死刑的判決書交付給我呵。”

“我們從此知道我們底勞力已經賤賣了不少時日。我們簡直是一隻豬。一隻隻工銀勞動下生活着的豬。朋友，你們終知道豬的生活吧，主人養牠，正是想吃牠的肉。我們呢，他們給我們以工銀，可是想給我們以生活的快樂嗎。不，不，他們決不作如是想。他們是要我們活下去，要我們活下去有勞力給他們買……我們又何必要多此一條爲他人作俎上肉的生命呢……”

這樣的文字終於都從我抽屜內同時拿出同時投入在郵筒裏了。我底夢便是想實現手抱着愛人，頭頂着普羅文學家的招牌的夢。然而震碎靈魂也

似的苦痛的叫喊終於又把我驚醒了。這是在我行將獲得了我底心愛的人的不久的三月前的時候。

長墮在空虛裏，所有的生活的真實的意味，都是夢影的片段，我也未始不可以自騙過日。正如迷途的孩子，茫茫無所歸宿，哭泣後的心底感受，是漠然漠然。但如其一有人指點他，領導他，他也不免恐慌了。我呢，正是墮入在這樣的情況中。然而我却又更執着的追求我底心愛的人。一切的現實的面影，便不期然一幅幅閃過眼前。我老，我窮，我有家室。我幾乎沒有一種足以博愛人的歡心。在抱吻之餘，我便想立誓獲得一注財產。我於是竟墮落地說了。“做官去吧！發財的捷徑呵！”我再不把眼睛放在這樣的政治，這樣的軍閥，這樣的昏亂的思想界上了。我呢，真的把自己鎗斃了。

然而每當燈昏月明之夜，小窗外樹葉沙沙，作老死之歎息。人聲靜了，潮聲停了，擁衾獨臥，我又禁不住哭了。天呵！我現在是真的開不得步了！我

底前途在那裏呢？我完全而且真實地墮入在黑暗得不通半絲空氣的地窖裏了。我底氣便越發透不出來，捺着，捺着，……像要找一個比較好一點的透一透這萬古未曾吐過的氣的機會，而不可得了。於是我登上了駛往異國來的船上了。

“什麼是我的出路呢？”

“自殺吧！自殺吧！”

現在是只有這樣簡單的一個聲音了。於是在船駛進到門司的時候，我走了出去，我憑着攔眼看着這碧玉也似的海浪與夫飄逐海浪飛翔自如不離輪身左右的白鷗。我私心自禱着了。

“白鷗呵！自分此身生既無所事事，死得少作些罪過。投下在這水裏，請你們分饗一頓吧。”

瀨戶內海的小島，連綿地拱列着，鼠灰的山容，像幽默的少女在神前作聖潔的祈禱，陽光從雲縫間灑了下來，薄薄地，如把這少女一般的山容籠上了一層綺麗面紗。我又向牠私心禱祝着了：“山

呵！異國的山呵！今日地此時，有來自中華大國的一個無聊青年，將要沒落了。請你們作個證人吧！”

我茫然，我一無所感，世界在我眼前消失。我像業已投了下去，逐着碧浪在高低起伏起地飄盪。飛輪重大的撥水聲在我耳邊由哄大而低沉。兩唇如在防止浪濤的滾入，阻止着氣息的吐納，我漸漸地感到身體沉重了起來。我立時如同滅亡般的沉落了，沉落在瀨戶內海底海心裏了。——然而，天哪，我醒來，我還是倚着欄杆，和一位正值青春的女郎，竟侈談起種種的過往來了。略帶些暈船的疲乏的女郎的倦態，又使我覺得她有一種嬌娜的可愛，油然地在心中幕上了生之喜悅。海潮吹拂着她底柔髮，海風也吹去了我心中的苦悶了。

“我要活下去呵！我要活下去呵！我要活在這矛盾中。”

於是我又這樣自歎了。

然而，接着似乎又有一種聲音在我耳邊叫了。

你要活下去嗎？是的，你應活下去，你要以自殺的勇氣活下去。你此時何妨即刻回到故國走你昔日所走的路。“在這條路上正需要前仆後繼的同志。你脫離了團體，自然成了現在這樣一個游離的分子了。你倘能以自殺的勇氣來堅定已經崩壞了的意志，那麼過去的一切都可恕宥你，未來的責任，你要毫不推辭的負着上去。……”

“是呀！”我又這樣的應聲着：“我就這樣的來求個自殺吧。”

然而我終於登上了日本岸了。——登上了日本岸後的今日，並沒有想履行這個協定的心願，只又重復過着嚼咀過去生命的殘片的生活。

唉！而今是遙望故國戰雲正冉冉而來，靜伴冷雨敲窗，獨處在地獄也似的一室內。淒涼地指數種種：普羅文學不知將從何寫起，心愛的人不知將如何獲得，革命工作不知將怎樣着手……一切一切……都墮入在空虛中！哭吧！叫吧！狂歌吧！却偏是

異國異地，誰復知我此心。酸酸的膩膩的心頭的冷意，催不出我已涸干的淚泉中的眼淚，却似乎只聽到一聲聲有人在叫。

“自殺去呵！自殺去呵！”

眼前呢，是蒼綠的沉靜的日光映照成碧玉也似地的瀨戶內海！

四月，四日。

酒裏底生命

放假後一禮拜，我重回到學校裏來；聽到了種種的消息，我開始感到不安了。我想人總不是卑劣的動物，該有些理性吧，爲什麼無端的流言的起來，竟使我有點抵受不住了。

寄住在這裏的學生C君，到我房裏來閒談。他說，大鼻子死了。在好幾天前，他到百官看會去，酒喝的醉了，擠下在江裏死了。

C君說的時候，臉上呈露着笑容。好像大鼻子死去這件事，只是供人傳說的一樁新聞。

其實，大鼻子這個人倒可做一篇小說呢；C君接着又說下去。大概，C君因為我是喜歡做小說的，所以這麼說。可是，我却打了一個寒噤，小說家真是這麼殘忍的嗎？把人家底死，當作自己小說底材料；然而，這時，我實在自己十分地困擾着，雖則是一樁在C君認為美談的新聞，在我却漠然的聽過了。

哦！大鼻子死了！

昨晚，不知什麼憂鬱襲上了我底心，我更感到不安了。起初呢，只在河邊鵝坐着，看着別人家在河裏浴沐；接着，便在操場上閒踱起來；在叢叢的青草地上來回地踱着，也不知幾千百次了；晚霞冉冉的淡去，夜影漸漸的下了，我沉沉的想着，却總想不出什麼來。我好像是被世間遺棄的人了。

其實呢，剛剛在五點鐘的時候，我還收到過朋友底信。雖則被世間遺棄，他總還記着我；雖則被誠哉有這樣的一個人遺棄，他總還顧念我。人情是

微薄，在我理應也是可念的呵。

我還悶的慌，於是我踱出校門去了。

太陽收斂了猛烈的光，暑氣還停留在長堤上；沿着堤走去，連輕軟的柳條，也不見牠拂動一拂動，風呢，晚上底湖風呢，當然是絕跡了。

竟同我底心一樣的鬱悶呵！這白馬湖底傍晚！但我還是向前走去。

一直到了車站了，已是湖底盡頭了。黑暗深深地籠住了四野。我惘然若失的醒來，我又自問着爲什麼獨自一個人竟踱出到這裏來。幾年前呢，我也曾作過樣的夢，最好是在黑暗籠住四處的時候，手挽着愛人底臂，悄無聲響的行來江邊，於是江水叫了起來，便什麼都收拾在靜裏去了，現在，還不是什麼都孤另另地，但‘不諒人只’的流言偏又像在將死的人底面陳說生底快樂一般的惡意取笑着我。在我還是一無所有，而人家偏說我是怎麼怎麼了，想辯明，正義敵不了成見；任牠過去，又忍受不住

心底壓迫；雖還是前幾年底想頭，要是獨自一個人行來江邊，這麼的做了呢，流言却用事實來證明了。我呢，固然蒙了不能申辯的恥辱往老家去了；在或一人，處世却更要感到困難了呵。

這樣我還是悄悄地返了轉來。

似乎有隱約的歌聲，我聽到了。我起初斷定這是××先生家裏在調弄唱琴，過後，我發現這聲音從湖上過來。於是，我立在柳樹間，向外望去。我見到了。在那兒有三隻白色的游艇，聯翩地坐上了好多人，輕輕地蕩着。唱琴便在這裏發出悠長的哀怨的——當然，這裏所謂哀怨，僅僅是我自己底感受——音調來。我惘然了，我知道我是站在世界以外了。至少呢，在此刻，我倘使有我自己底世界的話，那麼我底世界也是孤獨的，伶仃的，悲苦的，狹小的；他們底世界是快樂的，廣大的，互相連牽的。我終於懊悔我太沒有勇氣了。清清湖水，我是辜負你了！

將到十間前，我需要喝酒了，在小店裏買了一瓶五加皮，悄悄歸來。在這時，第一個浮起在我腦際來的就是終日陶醉在酒精裏的大鼻子了。

要想把酒精來好好地完成自殺，這件事我想是不會有的吧。因為喝的慣了，便也酒中別有天地，獲得了心底安慰了。雖則朋友間也有寫信來，說有一個賭徒，因為平生喝的悶酒太多，今天死了，“你應該小心地節制些呢！”但是我總覺得朋友底話，只是一種裝飾，根本說來，做人，誰不在求死呢。所以我那時回他信裏說：“我底學生有一封信來，說：‘也不知什麼緣故，這無聊的生，還是繼續地想維持下去，不肯再向前一步，好好地完成了自殺；明知是無聊的生呵……’我呢，正也是一樣；正在向前走的時候，却惟恐遭了不測，現在退了回來，卻偏又不肯安靜些，又要喝着悶酒，來完成心願了。人，總是這麼矛盾的嗎？”——現在，便這樣買了酒來喝，也還是無聊吧！

然而大鼻子總因了酒墮江死了，雖不能說是有意自殺，但總完成了自殺底心願了。

返了寢室後，喝了杯酒，有些微醺了。於是，我想起了自己底種種，想起了大鼻子底種種，在歡喜喝酒這一點上，我要引他爲知己了。

據說大鼻子是沒有家的。像他這般年紀，父母照例是不會在世上了。可是子女也一樣的沒有，雖則似乎有點特殊，但這樣的事也多着。他有沒有娶過老婆，我不知道，他現在是個沒有老婆的人，這卻是確實的。——總之，他在這世界上，“子然一身”便是他底身世底考語。

“子然一身”的人，是可羨的；因爲他底世界是如何廣大呵。這一點，我實在及不來大鼻子了。雖然近來還是抱着：“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底心情做人，但我底世界總怕沒有像大鼻子這麼廣大和自由吧！

他頗能調味，在廚房裏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

事，他總是“一把總”的。包飯的自己倒沒有主意，什麼都要由他來支配。

學生們當然是比較不安定些，時常要到廚房裏去鬧小菜，在大鼻子看來，似乎這件事是使他感到頂頂煩厭的了。他便把菜刀敲着桌子罵。大一點的學生，聽到他底罵，便還口和他爭論；小一點的學生，便被他罵的哭了，受了一肚子氣返到寢室來。

因為在校裏這半年來我擔任了訓育方面的事，看到這種情形，老是為學生抱一些不平，覺得大鼻子至少對學生們太厲害一點了；所以時常對同事間流露出不以他為然的話。

於是關於大鼻子種種的流言便起來了。有的說：“大鼻子非常歡喜喝酒。因為非常歡喜喝酒，便把頂好的小菜留給自己用酒了。”有的說：“大鼻子每每當做小菜的時候，便一邊喝着酒；因之便不免口涎有些流入在小菜裏，有時，卻只願自己喝着

酒，小菜便燒焦了。”有的說：“大鼻子本來在去年被學生會驅逐了的，今年怎麼又用了起來。”……接着，學生會議決案上便有“請學校當局於一月內將大鼻子撤換”的議案。因為沒有一個學生曉得大鼻子底真名，一時找不到適切的代名；如其說是“調羹的廚司”似乎又對他太客氣了一點；如其說是“刀手，”似乎又太不雅觀；結果便從他身上特別部分，一個較大的鼻子，作為他底代名了。

大鼻子底別名就這樣普遍地掛在教員學生們底口上。

“理論呢，大鼻子是太不行了，應該撤換的，只是包飯的尋不到好一點的廚司，這可怎麼辦，但我們總設法把他換掉。”

這便是學校當局起初的答復。我當然也同意於這個答復的。可是在這個答復裏“大鼻子喝酒誤事”或“什麼什麼”之類的罪案總判定了。大鼻子對於這件事當然有所耳聞，可是因之大鼻子是不是

多喝了幾杯酒，我卻無從知道，但像去年一樣的把菜刀一敲，打攏了包袱走了的事；卻不曾做出來；年華冉冉老了，大鼻子底氣節大概也一年不如一年了。

一個月過去了。學生們爲想保持議決案的尊嚴起見，總是頻頻的催促學校當局執行；二個月過去了，學生們有點不耐煩了，最後的學校當局便直捷接當的叫學生們自己去找人來替代。終於，這樣，撤換大鼻子安便無形中取消了。而大鼻子却還是喝着酒敲着菜刀，罵人。

這一天，夜餐的時間似乎過了，教員們底夜餐還不會來，叫齋夫去催促，齋夫回來，說遭了大鼻子底罵了。大鼻子說，“先生，橫豎吃了到外面去閑盪，就是遲一點，有什麼。”教員們都覺得這話是侮辱，便把大鼻子叫了來，大鼻子卻還是酒氣衝人的聲聲答辯，雖則言詞比較不落邊際些，但聲調還是本色地高亢。

“你給我滾蛋，混帳東西。”

教員們一齊憤怒了，拍着桌子高聲詬罵。大鼻子回頭就走，似乎表示出滾蛋就滾蛋的意思。但畢竟回到廚房來的大鼻子，沒有勇氣做出像去年一樣的把菜刀一敲打攏了包袱走了的事。

教員們議決定，學校當局也允許，大鼻子是無論如何要撤換了。而且，有相當的把握，代替的人也已找到，只要等日期到了。然而，風潮就是這樣過去，代替的人還是沒有來，大鼻子還是喝着酒，敲着菜刀，罵人。

戈到我底地方來的時候，我到廚房去，叫大鼻子弄點小菜。大鼻子雖然是蟠桃似的一付酒糟的臉，却迷着笑眼答應着。這時，因為他笑得可愛，便把包着已經豁了的齒的兩唇吸進得扁扁的了，他底鼻子便更隆然的高了起來，顯示牠的龐大了。第二次我又去催他的時候，他剛剛坐在刀鏟旁在做小菜。他見了我，把手邊的酒杯拿起，喝了一口，緩

緩的說：

“這是鴨子，紅燒；這是蝦仁……”

又是非常和氣的笑着。

“大概，六七個人，夠喫了吧！”我說。

“夠了！夠了！”他又笑笑的說。

我回來時想，大鼻子並不像以前所設想的那般壞呢，他也有他可愛的地方呵。但，接着，一種不可救藥的卑劣思想，又闖入了。我斷定他對我這客氣，是因為我底地位。——啊！上帝！這是一樁罪過呵！

.....

在這一學期裏，大鼻子便在四面受敵的環境中渡過。因為他每每要喝醉了酒，罵人；便在他同事中，也一樣的憎惡他。他簡直沒有一個和他談得來的人！噯！做人做到這步地步，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談得來的人，這真可謂悲涼極了！雖則包飯的信任他，不給他撤換，這也因為他忠於做事，善於

調度，自己無論如何少不了他的緣故。

學校放了假了，他總算得了安息了。於是他乘着空暇到百官看會去，於是就發生如 C 君所說：“酒，喝的醉了，擠下在江裏死了”的事。

我想到這裏，覺得我這個人真的什麼都不行。固然我也有免不了煩悶地喝酒的事，但總沒有一次敢喝的爛醉罵入；平常總是喝到微醉，就留地步了。偶然爛醉了，也只能關上了門，伏在床上抱着被頭自己幽泣。而且，有時希望連我是喝過酒了這件事都不要使人知道。因為，一種說我是爲了什麼什麼煩悶而喝酒的猜測之詞，怕又要加到我身上來。我曾經吟過這樣的詩：

“該可憐我這樣的喝着酒吧，

不諒人的，

挖苦的話，

偏又向我耳邊吹來了。”

這就是我曾經爛醉了一些時被朋友們猜作了

遭了失戀的苦痛的時候的無可奈何的呻吟。現在呢，流言既然起來了，我更不該爛喝了。雖然是這時學校裏沒有什麼人，但我總還留地步的僅僅喝一杯；讓微微的獲得些醉意，會有勇氣去傷心地想着種種。

然而，我也正希望有這樣的一日喲，“酒，喝的醉了，擠下在江裏死了。”因為，我正如大鼻子一樣，歡喜喝幾杯。

人，總是站在自己底世界去觀察別人底世界的。大鼻子底世界，我那裏了解過，我底世界，又何必求人了解。就是自己吧，也不能理解從各方面受到打擊因而起來的複雜的悲痛的原因。噯，還是起來呵，再乾一杯！

給 夢 蕙

已是靜夜了，我來寫這封信給你，我的心多麼
淒涼呵！

在名義上，也算是你的父親了；然而，六七年
來，我對你有沒有盡過父親的責任，自問也茫然
了。小小的靈魂，你是不幸的！

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父親與母親，永是站在
二個的世界裏；各人做着各人的夢；歡樂與悲哀，
原只是自己嘗着，不關你的事；然而，你的運命却
在這兩個不相連的夢中飄蕩着了！

我有時，也想，爲了你們的緣故，總得把夢做在一起呵！然而，事實是這樣的分明，夢總還是永遠各自做着。

在你未出世以前，你的父親和母親已經經過一次絕大的決裂，在這時，你的父親和母親倘然都勇敢些，各自向各自的路走去，那末，你這一條小生命，便無從產生；你的運命便也不會墮入在灰暗的行程中，而且，也無所謂‘你’了！這在你實在是一個‘永恆’呵。

然而，你的父親是這樣怯弱，含淚地哭了三天，也就屈服於運命下了。於是就在這偶然的兩夢相接觸間產生了你，小小的靈魂，你是不幸的！

你的父親此後是祇希望着死，所以養成了他孤介的習性。你從襁褓中慢慢長大起來，你的父親好像是完全不會見到似的。有時，你的母親出去洗衣了，你坐在搖籃裏，空空的一室，黑暗作了你的伴侶，你不曾哭，只是呆呆的睡着。突然的一隻母

鷄從生卵的籠中叫出，接着家雞們都叫了起來，你終於被驚擾了，哇哇的叫聲把你的父親從孤獨中喚回，你的父親於是從書房走到你搖籃裏，悄無聲響把你抱了起來，這，與其說是你的父親愛你的表示，還不如說，他是爲想免除你去打擾他的讀書。

你的父親不管你頰上的淚珠是如何流着，只機械地把你抱起。把你抱到自己的書房裏，一壁又設法在看他的書。你當然不認得你的父親是怎的一個人，不過，有人抱着你時你總安穩些吧了。而且，你以爲抱着的人照例又會有奶給你吃。

小小的靈魂，你是不幸的！你的父親歡喜讀書，這並不是習性如此；你的父親自從受了這麼大的刺激後，看書不過是吊吊他的殘命吧了。……

但你終於在做你父親的我的臂抱裏哭了。我頓時知道我的臂抱裏還有一個你；而你又是我的女兒。這使我慄然了！我只跟着你流淚！

小小的靈魂，與其說你是我們愛情的結晶，還

不如說你是我們傷心的結晶吧！你三歲了。你在我夢中長大了。你三歲了。

偶然的，我又聽到你會唱歌。你會唱蝶兒飛，你會唱打秋千，我從夢中醒來，你就小手指點點我的臉，親熱的叫聲：“爸爸，我唱歌。”接着，你就再熟的，笑笑的唱起來了。我有時，也想把你抱來，吻一吻你蘋果的臉，叫聲：“我的女兒，”然而，酸淚從鼻根湧起，終於苦苦的對你一笑，啊！我居然也有像你這樣可愛的女兒了。

你比夢生大二個月份，真是天生的一對。夢生在二哥的膝上已經知道眼睛是 Eyes 鼻子是 Nose 十多個英文字了，而你又會唱歌，我有時見到了你們，也能回復到我自己的小孩時代，來和你們玩玩；我很明白，我並不是以什麼父親的愛來共你們玩的；但你們終於很親近我了。小小的靈魂，我知道你們，不打罵你們的，你們總以他為好人，我是這樣的被你們認識了。

我還是讀我的書，靜靜的把房門掩了攏來。

你們唱着歌打向我窗前行過，接着，呀的推開房門；一對小小的黑影聳立在幽暗的室中。最後，你們‘爸爸，叔叔’的叫了。我又如夢的醒來。我竟把你們當作我眼前的障礙物，急忙立了起來，離開了案頭，“出去！出去！”把你們驅逐出房外，你們毫無聲響的蹙着走了。我廢然的坐下桌旁，知道我是犯了罪了！你們受傷的靈魂，在我的眼前飛過；我見到自己殘忍的形相了。我想哭，但我又不能。

人總是渺小的。不得意的人什麼都是抱着姑且試之的態度。你的父親，便也從此拋棄了書本，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了。這時的你的父親的我，早已把你和你的母親丟棄在心外了。

那時，我也並不是爲了你母親的可憎，與你的不可愛，而把你們丟棄；我是自誓做個社會的人了。你們即使爲了我的丟棄而遭意外，爲了社會的面上，你們也只好原諒我了。而且，我常常的想，我

們現在再也不要講軟教育了，每一個孩子，要從艱苦的環境中生長，使他將來會有勇氣担受社會的苦痛，使他將來會有和苦難的環境奮鬥的習性。

我把你們拋棄了，毅然的跑到廣東去。你的母親連夢中也想不到我是什麼時候跑到廣東去的。你當然更不用說了。

在廣東的時候，竟使我有勇氣來否認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的結合。很願各人都能得到一條新生命。

然而在急速的革命的進程中，你的父親當然沒有餘暇來顧及這些細事，還是讓你們在我的夢中生活過去。而我自己也是在高喊的革命聲中夢夢生活過去。及至去年三月歸來，我在故鄉的縣裏忙碌着。什麼人都勸我歸家一次，而我卻終於發不起心來。

終於因你祖母的盼望返到家裏來了。但那時我的血是漲着，我的心是跳着；我連你的母親的

你的別後的面貌還不曾認清楚過，便急速的離家了。但是，我知道，你又添了個二歲的妹妹了。

去年六月間，不盡責任的你的父親，幾乎要向你們永遠告別；你的母親，據說曾經哭過。在你大概是沒有什麼吧，有了父親和沒有父親還不是一樣，雖則你已經六歲了。

負了一身的創傷歸來，你的父親重又向書本的路上走去，你的父親又想以看書吊他的殘命了。然而，這總是一件沒法的事，你的父親和你的母親還是各人做着各人的夢。

這一天夜晚，你的父親從溪邊歸來，你在院子裏直着喉頭哭叫，你的母親一味的斥罵你，我知道你又在遭母親的痛打了。但我沒有話說，我還是安靜地返到我的書房間去。

我將對你怎樣表示謝罪呢？四五年來你挨你的母親的打，也不知有幾千次了。你的祖母說你是個打不死的賤貨。做父親的我又不能領了你去，脫

離了你的母親的威權。而且，從別一方面說來，你的挨打，正是爲你的父親替罪。你的母親既然這樣被你的父親冷淡，一種說不出的焦躁與煩悶終要使她找一個對象來發洩發洩，你便這樣受罪了。你的母親打在你的身上，我的心中卻比你身上遭遇的還要痛着呵。——你就在這被人蹂躪下爲我認識了。

我決定把你送入學校去，在我總覺得你在教師的監視下，更能得到靈魂的自由，與身體的暢快，但一壁我對你的希望也起來了。

我看看我自己一生灰色的運命。都被這不自然的結合裏斷送了。我第一的希望就是你能自立，使將來你的運命不致被別人家支配，同時而又不致支配人家。在理論，你的，不能自立的母親的運命是被我支配着的。但我却因爲她不能自立，不忍其餓死，所以捨棄了人生的幸福，還是把她供養着。我的運命就這樣反被你的母親支配着了。

第二，我當然還是希望你能聰明地讀書，我知道你是聰明的，你的行動，你的言語，比十來歲的孩子還要老練；而你在三四歲時，就會唱許多歌曲。我知道你在學校裏一定是很好的。但那裏知道你從一天晚假回來，我把書本裏的字給你認，你竟一個字也讀不出來。哦！小小的靈魂，你是受傷了；你挫折得太利害了，你的聰明自然是失卻了。這，我當然要自己承認，這都是做你父親的我的罪，爲什麼我竟要使你的母親這樣的斷伐你。但是，在那時我那里有這種理性，我大聲的斥罵，斥罵你只會八哥一般的閒講，斥罵你只會小麻雀一般的活吵；甚至我還要打你似的。你恐懼萬分的變着嘴；顫搖的燈光，照着你可憐的形相，你哭聲還不會發出，你的淚已先循着蘋果般的兩頰落下了。我又頓時感到自己的殘忍；自悔地悄悄地坐在一隅。你看看我不再教你讀了，你開始把書本整理到書包裏，放在一旁，又潛潛地走來立在我的膝前像

求恕似的“爹爹爹爹”的叫着，我再看看你承歡的笑臉，我知道我有女兒了！但是我要爲你哭了。我自知我從社會上得來的冤苦，不期然竟又向你的身上出氣了。小小的靈魂，你是不幸的！你竟擔受了世間的一切的惡運了！

我們的夢，永遠是各自做着，在這一暑期裏，竟越做越遠了。你的母親永遠不能了解你的父親，像這樣負創歸來的你的父親，想借着打牌來消遣他胸中滿腔的悲憤，你的母親竟還要禁止他；禁止也吧，可是你的父親的心的傷痕卻更深了。

“永遠是不能瞭解了！永遠是不能瞭解了！”

你的父親終於又抱着負創的心叫着出去了——
——出去在四處流浪。

其間也曾經挨過餓，但終於不會死

一直到年底，凜烈的北風，催着旅客歸了。而你的父親却甘願滯留在外，在你的父親的好友家裏住着，不願歸來見你們。他的心是硬的，但同時

也是酸的呵！

現在，你的流浪的父親終算有一個安身地了。但他的心總還是流浪着的。他自己直覺地感到，好像永遠再沒有歸來見你們的可能了。然而他却是永遠紀念着你們，尤其是你；不知道現在你還是強迫着在領你的妹妹呢，還是背了書包和夢生一道上學校去，在着讀書？這，使你的父親不能不有所悵然了。

小小的靈魂，你們是不幸的。你們的運命將要永遠在我們兩個不相連的夢中飄蕩着了。

夜深了！什麼的聲息都沒有了！我祝福你們今夜有一頓甜蜜的睡眠同時夢見了我！——只要今夜。

三月，十二日。

擬 牧 歌

牧童 賣花姑娘

牧童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姑娘，在這幽暗的深林裏幹麼？

姑娘 啊！這深林怎麼這樣幽暗呵！我簡直瞧不到一點，僅僅一點的光明來。你是誰家的孩子，怎麼也投到這幽暗的深林裏來。啊，你瞧，樹枝間沒有一絲透露的月光，綠葉上沒有一顆盪漾的星星，啊，我似乎，我似乎不能再也有所尋覓了。

牧童 啊，美麗的姑娘，你是玲瓏的。我是上帝的兒子，上帝叫我到這兒來的。美麗的姑娘，你是玲瓏的。啊！我眼上長出了一枝地丁花了！我眼上長出了一枝地丁花了，她搖搖了，她笑了。

姑娘 上帝的兒子啊，你問問上帝。我，而且也是你，到這林中，像地窟那麼幽暗的林中，而且沒有風，一絲的風，是幹麼來的？

牧童 是幹麼來的，是幹麼來的？哦，我，我似乎有點茫茫然了。我許是爲了我的羊，柔和的羊，雪一般白的羊，美麗的羊，而且——而且——哦！哦！美麗的姑娘，你是玲瓏的，你是玲瓏的。我是爲了一枝小地丁，我是爲了一枝小地丁。

姑娘 啊，這林中，似乎也不覺得熱，似乎也不覺得冷，但也不覺得溫和。只是淡漠，只是淡漠。啊！我在淡漠中生長，我將要在淡漠中

死去！我現在，我現在，是採蕊來的，是採花來的。那紅的玫瑰，那黃的薔薇，那白的玉蘭。

牧童 但是，美麗的姑娘，你是玲瓏的，你是玲瓏的。你採着花兒作甚麼用呢？那紅的玫瑰，那黃的薔薇，那白的玉蘭。

姑娘 賣呵！賣呵！我可憐的孩子。當我清晨出去，我赤着腳在冷靜的街上叫賣；我開始賣掉了我紅的玫瑰，我接着賣掉我黃的薔薇，我最終又賣掉了我白的玉蘭。……

牧童 可是你籃兒裏還有朵兒地丁嗎？——一朵兒地丁，一朵兒地丁，牧羊郎情願用溫存的微笑賣你一朵兒頑咧。

姑娘 輕狂的孩子呵！我現在籃裏是什麼也空了！空了！——你瞧，這林子，又是這麼的幽暗，這麼的蕭瑟，我簡直找不到一朵花兒了。

牧童 噫，你可愛的姑娘，你是玲瓏的，你是玲瓏

的。我眼裏還有朵兒地丁呢，我心裏還有朵兒薔薇呢！你要採吧，你怕刺嗎？

姑娘 啊，你這狡頑的孩子，我那里見得出你眼裏的地丁，你心裏的薔薇。而且，我這個孤寂的籃中，從不曾盛過輕薄男子的心花呵！

牧童 那麼，還有水仙咧，親愛的姑娘，你只要給我一個吻，一回擁抱，我會循着這座林子過去，找到一條小澗。在那漪漣如笑的水邊，白的，白的，一大羣水仙，像星星一般的含笑飛舞。我可愛的姑娘，我要把這些小花兒掇搭成一束，好意的獻給你了。……這是我的，我的心深處的情愛呵！……

姑娘 啐！你輕薄的男子呵！這已不是時候了。上帝已經在啓示，我已倦於找尋花兒了。我要靠這株楓樹的腳脛了。呵！呵！離開我吧！你，你這……不要在望潔的水蓮上濺一點污水呵！你輕薄的牧羊兒呵！過來讓上帝來

責罰你，要是你不離開這林子去。

牧童 噯，姑娘，水仙花的眼裏噙着露珠了……
上帝支配了我和你，同來到這幽暗的林子裏，噯，我可愛的姑娘，還叫我往那兒去呢？

姑娘 唉，你這可憐的男子呵！已不是時候了，我的籃兒空了，我的花兒賣了，我還有什麼可給你呢？——啊，是我的花兒嘞，你那裏是被賣掉，你是在寂寞中枯去，你是在寂寞中丟了！我青年時代的寂寞呀，積壓在我的整個的生命上了！我美豔的生命之花嘞，連一枝地丁都沒有了！你可憐的牧羊奴，離開我，我還有什麼可給你呢！好生地將護你的水仙去吧！我要睡了，睡在這幽暗的林子裏了。我實在是餓得支不住了。……

牧童 呃！我似也有些空虛了！我將找尋些什麼呢？……

(這是我三年前的舊稿，是一個春天的深夜裏從被窩裏爬出來寫的。在當時，因為感到生命被運命調弄的苦悶，與夫自己悲涼的青年時代的空虛，寫出這些東西來，現在靜住在山鄉裏讀書，回想三年來東西奔波，倒頭來又得些什麼，展開自己的詩稿，在鴉鳩集裏讀到這一篇，竟不勝感慨係之了。)

任叔附識

本公司新出版文藝創作叢書

愛力圈外
紅霧
落葉
沫若詩集
氣力出賣者
黎明之前
黎明之兒們
愛的女孩們
大的征服
大海
梅瓣雜記
火山口
楊貴妃之死

張資平著
張資平著
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
郭沫若著
洪靈菲著
龔冰廬著
龔冰廬著
金滿城著
金石聲著
洪靈菲著
郭蘭馨著
許傑著
王獨清著

實價洋壹元
實價洋九角
實價洋三角五分
實價洋四角五分
實價洋四角
實價洋四角
實價洋四角
實價洋四角五分
實價洋四角五分
實價洋四角五分
實價洋二角
實價洋五角
實價洋五角五分
實價洋四角五分

一九三〇 八月 付梓
一九三〇 九月 出版
初版 1—1000

版權所有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五分

樂華圖書公司印行

上海四馬路549-550號

